无辜的复仇

[illegible] 著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尤尤的复仇（1）
- 尤尤的复仇（2）
- 尤尤的复仇（3）
- 尤尤的复仇（4）
- 尤尤的复仇（5）
- 尤尤的复仇（6）
- 尤尤的复仇（7）
- 尤尤的复仇（8）
- 尤尤的复仇（9）
- 尤尤的复仇（10）
- 尤尤的复仇（11）
- 尤尤的复仇（12）
- 尤尤的复仇（13）
- 尤尤的复仇（14）
- 尤尤的复仇（15）
- 尤尤的复仇（16）
- 尤尤的复仇（17）
- 尤尤的复仇（18）
- 尤尤的复仇（19）
- 尤尤的复仇（20）
- 尤尤的复仇（21）
- 尤尤的复仇（22）
- 尤尤的复仇（24）
- 尤尤的复仇（25）
- 尤尤的复仇（26）
- 尤尤的复仇（27）
- 尤尤的复仇（28）
- 尤尤的复仇（29）
- 尤尤的复仇（30）
- 尤尤的复仇（31）

- 尤尤的复仇（32）
- 尤尤的复仇（33）
- 尤尤的复仇（34）
- 尤尤的复仇（35）
- 尤尤的复仇（36）
- 尤尤的复仇（37）
- 尤尤的复仇（38）
- 尤尤的复仇（39）
- 尤尤的复仇（40）

尤尤的复仇（1）

1

尤尤九岁时看到爸爸在做奇怪的事。他们裹住薄薄的单子在扭动，模糊的笑声和女人的哼吟，尤尤自然以为爸妈在捉迷藏，打她记事起他们就从未这么互相友好过，开心极了的尤尤冲进房间，跳上床把被单一掀："爸爸妈妈我也要玩儿！"

大人死寂，尤尤惊异。他们不仅光溜溜，且并不是尤尤以为的"他们"：那女人不是妈妈。她立刻弹起来一头撞上尤尤擎着的冰棍儿，胸脯上挂着黏兮兮的白奶汤儿，尖叫着冲出去，扔下爸爸一人黑了脸穿裤子。尤尤很快被骂哭了，她哇哇飙着泪，露出黑糊糊的牙洞洞。

童年时捉到父亲的通奸，也算是世上最糟的经历，尤尤却似乎没受伤。多年后她甚至回想，定是给这段经历唤醒，才能从平庸无奇脱胎出来，成了特异出脱的她——真正的自己——想到这里，她竟会小小的亢奋。

当年的小尤尤要更兴高采烈些。眼泪冲的泥沟儿还在脸上，她已和邻家小女孩炫耀起来："见过你爸光屁股吗？我见过我爸！黑糊糊的一个——"一旁乘凉的爷爷一巴掌拍在嘴上，尤尤又哭起来，可惜得意太短了。

尤尤借此事发了笔小财。第二天"那女人"来找尤尤，其实她们认识，她是爸手下的梅子阿姨，每次见面都把尤尤摁在胸前，揉搓着饱饱亲一通。她太丰满，还搽呛鼻的花露水，尤尤给她闷得喘不过气，总厌恶地挡开那两团。

不过这回梅子阿姨很老实，红彤彤的脸小心赔着笑："尤尤，尤尤。"

"干吗？"尤尤没好气。她这孩子狡猾非常，懂得大人的神色，她知道梅子阿姨落了下风。

梅子阿姨往前凑，肥肥的小腿蹭着尤尤膝头：“尤尤，告诉阿姨，你昨天都看见什么啦？”尤尤没说话。梅子渐渐慌了，说了些“大人高兴就抱在一起”的蠢话，声音柔和，语调越来越低，语气却越来越急。

终于她一个转身跑开了。

不一会儿，梅子阿姨又回来了，手上多了个洋娃娃，尤尤把她抱在怀里。娃娃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尤尤鼓起嘴唇吹吹她，喜欢的样子。梅子阿姨趁机说：“尤尤，答应阿姨一件事好不？”尤尤抬起头，冷冷看着她：不笑的孩子是很可怕的，因为孩子通常都在笑。

梅子阿姨就要给尤尤弄哭了。

“我要一辆自行车。”尤尤终于说话了，她理理娃娃遮阳帽的檐儿，慢条斯理地补充道，“我要后面有两个小轮子的那种”。

……

梅子阿姨的儿子和她一式的白胖高，常神气地欺负尤尤，有段时间他泄了气，因为，尤尤突然拥有了一辆他梦里都不敢想的豪华童车。

骑过他身边时，尤尤蹬脚踏会更起劲，还要嘟嘟地摁车喇叭。

“白胖子知道吗这是你妈给我买的，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光屁股。”这话尤尤绝不说出口，她只会一遍遍心里重复，同时把下颌儿和脖颈儿昂成钝角。

看，这小女孩虽狡猾非常，却很懂得勒索的道德。

尤尤压根儿不是乖小孩。她性格暴躁、喜怒无常，梳头时常一脚踢翻凳子，就只为蝴蝶结的绸梢不够齐，当然，这只是她乱发脾气的借口罢了。

妈妈常给她弄得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诱导、训斥及至体罚根本没用，女儿向来不哭，

尤尤的复仇（2）

闹过后一如既往，若管教太严还会报复，比如送奶瓶被无名氏踢碎在门廊台阶上，牛奶都喂了玻璃碴子啦；又或者冰箱前的地上莫名地打破俩臭蛋，熏得人几天睁不开眼啦。有次她拧了女儿几下，第二天竟发现丝袜给塞进马桶，臭水冒得咕嘟咕嘟的。想让尤尤学钢琴移移性情，任你好哄歹劝就是不肯；她扬巴掌，那小冤家就瞪上眼死磕，两条小辫虎虎立着，凶着嘞。她是高傲强势的女人，给女儿这么欺负，有时想想倒是死了的好。

尽管降伏白胖子又气晕了妈妈，尤尤周遭仍存有劲敌。这个对手叫安静静。

安静静和尤尤同住一个市委大院，同读一所小学，同在一个值日组，这么一对理当要好的小姑娘却就是水火不容。跟小野人一般的尤尤不同，安静静人如其名，五官精致表情泰然，柔亮的发总是安安静静垂落肩头，夏天常穿淡紫鹅黄的泡泡纱裙子，冬季则是缀了白花边黑绸结的灰呢大衣：安静静的淑女做派是她妈引以为傲的教导成果，连走路都完美得仿似肩胛立时会生出天使的白翅膀。这样的安静静当然骄傲，她看不惯尤尤的莽撞，尤尤呢，也瞧不上她的骄慢。

安静静的爸，是市委大院里唯一比尤尤爸还大的官：莫小看这微弱的差距，只半级官阶，就足使尤尤和她爸一样常在明争暗斗中败阵了，于是安静静愈发神气，看尤尤的眼神都居高临下，渐渐把寻衅尤尤当成习惯：碰掉尤尤的作业本呀，嘲笑尤尤跳沙坑蹭的黑胡圈啦，给老师打小报告说尤尤课上又捣乱了呀……反正就是每个人小学时代都会碰上的那种女生和那些事，林林总总扰乱你，虽不大点儿事，却像朵鸡毛噎住嗓口，实在难受。

好在尤尤虽使小性，人却大气，几乎不曾被安静静气到，只一次，在她爸书房晒阳光，好端端这小人儿竟幽幽长长叹了口气，碰巧爸心情大好，关怀了一句，女儿便郑重地感慨：“爸你说，怎么我们小

孩儿，也被你们官场污染了呢？”“嘿，这小不点儿说话还一套一套的，”爸给逗乐了，“请问格格，谁敢惹你啊？”格格是父母给她的昵称，他们虽彼此不和，对女儿还是相当宠溺。

“还有谁，安静静呗。爸，你说她怎么就能活得那么讨人厌呢！”尤尤蹭着爸的膝头盈盈一蹦，稳稳坐好，极富弹性地悠荡小腿，眼睛盯住脚上红鞋子：这是爸从澳洲带回的礼物，头层小山羊皮鞣制，正闪着昂贵的光。

爸揽住尤尤，把她毛乱的发一抚，认真地说：“格格啊，你要明白，人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时候你得和不喜欢的人耗在一起，还得假装喜欢他们，甚至讨好你恨的人呢。”“为什么啊？！”女儿睁圆了眼睛。爸自觉这话题对童年太过沉重，就把话岔开：“安静静今天又欺负你了？”

尤尤一下来了精神，忽地立起身：“没没，我收拾了她一顿！”她攀了爸脖子咬耳朵，“今天大扫除，安静静让我扫厕所。她故意的！我就在那儿抓了条四脚蛇偷偷扔进她书包里了，上课时爬到她裙子上，她吓得一下就跳上去，”尤尤踩着爸膝盖敏捷非常地上了桌，“就这样，就这样！”

爸任她撒了会儿欢，笑着问：“然后怎么样呢？”尤尤喜气洋洋的小脸儿立刻蔫了，嘴一撇：“然后我就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了。”

爸为女儿瞬间切换脸色的能力忍俊不禁，正要抱了她开怀大笑，却被突然进屋的妻子打断。

书房里乌烟瘴气，桌上的纸笔摆设给踢了满地，一旁花架上，自己精心侍弄的一挂禾雀花摇摇欲坠，而后干脆摔下来，“啪”地碎了一地；更让妈妈生气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女儿竟在桌上大呼小叫，而丈夫居然微笑着听之任之！

“尤尤你给我下来！”

尤尤给妈妈吼得打了个寒噤，愣了几秒却恢复常态，猴儿般下了桌，动作小心、神态狡黠地要躲在爸的身后。妈妈看在眼里，三两步

上前把女儿揪到一边：“不准躲！今天你要罚

尤尤的复仇（3）

站！”尤尤不服软，倒把眼睛吊起来，妈妈更生气了，“安静静的妈妈刚才来过电话了！你今天在学校干什么好事啦？明明错了还不知改，我冤枉你了吗？”爸看不过阻拦道：“有那么严重吗，你喊什么？安静静刁得很，总欺负咱们尤尤，不给她点颜色更得寸进尺了！”妈妈冷笑一声：“欺负？你女儿会被人欺负？尤尤整天野人一样，不欺负人家孩子我就要念佛啦。”她眯起眼向尤尤厉声道，“妈妈跟你好声好气说过多少次，你爸官再大也是副的，安静静她爸才是正的！让你好好跟安静静相处，你就当耳旁风！你爸在单位已经让他爸压得很厉害了，你就不能少给他添点乱？！”尤尤张张嘴没吱声，倒是爸生气地开了口：“你别把大人的事扯到孩子身上，况且，况且我的事也用不着你来管！”“用不着我？用不着我！”妈妈上前一步，眼睛盯住爸的鼻子尖，“没我，没我们家，你能到今天这步？现在说用不着我了，你臊不臊！”她收回身形，微微晃着脑袋，恶毒地说，“我看安静静那么乖那么文静，还总奇怪为什么我不能教出那么好的女儿，现在我明白了，这是遗传！你一个乡下货、穷鬼、山里的烂瓜秧子，还能指望你结出什么城市果子来！尤尤现在这样，统统都是拜你所赐！”

这对夫妻的争吵总不能跳出窠臼：从菜子大点事吵开去，愈演愈烈，毫无例外地转到妈妈对爸出身的攻击上，妈妈一旦说出“没我们家你一辈子都是穷鬼”这类话，爸就会情绪失控，爆发成飞沙走石的一场大吵，最后爸甩门而去，妈妈则留在变成废墟的家里大发脾气。

这种场景在尤尤面前发生了太多回，以致孩子不仅对此情此景有了免疫力——尤尤绝不会像旁的孩子给父母争吵吓得大哭，对其过程也有了预见性。此时此刻，尤尤正安静地观察父母，她看见爸的太阳穴又像埋了只青蛙似的跳动，而妈妈一向抿得纹丝不乱的头发也飞了，大战的先兆使她顿时警觉，趁妈妈提臂叉腰，向爸再度冲锋之际，尤尤一个转身毛腰溜出书房，轻悄阖上了门——就在此时争吵临

界，一个不知什么重重摔在尤尤关紧的门后。再次逃开父母冲突的龙卷，尤尤笑得得意狡猾。

她却不知道父亲未说完的一番话，已为她以后的坎坷不吉一语成谶。

“很多时候你得和不喜欢的人耗在一起，还得假装喜欢他们，甚至讨好你恨的人呢。”

妈妈爱照相，更喜欢看自己的照片。她常常几小时地端详影集，沉浸在对过去的咂摸中。

外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官做得大，若按古代说法，妈妈就是书香门第的千金，顾盼神飞，文采飞扬，模样儿又好，家里疼得跟什么似的，到了嫁人年纪，千甄万选把爸挑做女婿入了赘。

爸虽家穷，人却出息，又有外公提携，不几年就发展得有声有色，后来有了尤尤，年少夫妻，春风得意，本应恩爱非常，妈妈却因自小任性而跋扈，头几年爸还能忍让，渐渐也烦了，尤其外公晚年的官运和健康都每况愈下，后来竟郁郁走了，爸对妈妈就更不容情，两人龃龉不断。用妈妈的话说，爸是“忘恩负义”，对此她除了用无休无止的争吵发泄怒气，再也只能借无穷无尽的怅惘逃避现实。

妈妈珍藏了一张少女时的照片，是那年代特有的技术，将黑白照染色上去，人物脸颊烧得红彤彤，衣物颜色也不自然，却不能掩盖她耳畔两朵蝴蝶结的美：它们扑棱棱地飞在腮边，衬着那玉色的肤质并檀黑的眼眸；妈妈绾当时流行的辫环，穿大格子斜裙靠着一树桃花，眼中带了不谙世事的清纯，与现时暴躁、有些偏执的她大不同。后来尤尤一直揣着这张照片，也因为它是妈妈最爱的一张。

该把妈妈的人生形容为一匹蕾丝，开端洁白精致，尤尤出生前后就加了些残帛进去，渐渐竟撕裂得一塌糊涂：婚姻糟糕，娘家家道中落，后来甚至……那些先不谈，眼下暂时还好，尤尤也还无忧无虑过着优渥的生活。

相比同龄孩子，尤尤出挑也优越。她从妈妈那里遗传到圆圆的褐色眼眸和一对长腿，纤

尤尤的复仇（4）

白小脸在乱蓬蓬的鬈发下富有生气：尤尤是好看的；而尤尤的机灵大约来自爸。和安静静的过度认真不同，她把功课全不当回事，课堂又常淘气，却能答出有时连安静静都不知的问题——老师说尤尤成绩有些男生的特点，忽坏忽好，时不时扑腾成一匹黑马，却总大起大落。比如春末的数学月考，发卷子的安静静蛮得意，一抻一抻到尤尤桌旁，把卷子往她眼前一送："尤尤，你数学不及格！"尤尤的反应却让她失望，只努嘴儿示意她放下，就又埋头到手中的游戏机去了——这"任天堂掌中宝"是她爸刚从日本带回的原装机，用的是专配的迷你卡带，和那些只能摁摁俄罗斯方块的大路货全不一样，当然，它也是尤尤这一段成绩直落的罪魁。

可惜安静静的高姿态并没维持多久。第二个月，学校举行了数学奥赛的预选，公布结果时老师毫无悬念地再次表扬了她："……安静静又考了第一名……"后面安静静顾不得细听，急急忙忙去看尤尤的反应，目光未定，老师又说了，"这次要特别表扬尤尤同学，她和安静静考了并列第一，跟上次测验相比进步很大。尤其是——"老师特地停顿，"运算中她用了简便方法，有些是老师也没讲过的……"安静静游移的视野终于锁定尤尤，心情却已大变：学龄孩子里"简便方法"很是神圣，不仅表示聪明，还要被老师特别表扬——及格都办不到的尤尤，竟解出连她安静静都不会的"简便方法"？更让她光火的是，尤尤竟也回敬了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安静静凶起来，她不知道尤尤懊恼的全是另一回事。

上次月考发了卷，尤尤把不及格的卷子团两团随手扔了，妈妈问起就答并没考试，怎料妈妈早接过老师电话，问只是诈她而已，这下可点了火药捻儿，偏赶上爸回家来，又拿着刚托人捎回的新游戏卡，一场大吵自然不可避免，结局是爸摔门而去彻夜未归，盛怒的妈妈把尤尤的"任天堂"扔出了窗，卡带们也给摔得粉碎，尤尤自己也被妈妈

摁着脑袋乖乖学了一个月——尤尤的不高兴，就是为玩具的毁掉和被迫的不自由。

安静静只顾在得意失落间颠簸，漏听了老师课堂上铺垫的话，以致被找去谈话时大受打击：原来每班只一个参赛名额，鉴于尤尤的“简便方法”，老师决定推选尤尤，弃用安静静。“你成绩好表现好，前几次奥赛都是你参加，这次就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吧，这样可以鼓励平时表现不好的同学，也更能保证咱学校的名次，你说呢？”尽管老师语气委婉，笑眼眯眯，安静静回家后仍哭湿了大半个枕头，给她妈心疼的，甚至想通过丈夫向尤尤爸施压，让那丫头片子把机会还给女儿，转念想想实在太过狭隘，老师那边也不好交代，只得作罢。不过，尤尤不知情下给安静静吃的这颗榧子，却算是喂下了。

尤尤的好看和聪明只是一方面。更让安静静甚至她爸都愤愤的，是尤尤家的富有。尤尤爸虽是二把手，赚钱手段却比安静静他爸高明许多，尤尤的吃穿用度自然是最好的，加上爸有不少行走国外的商人朋友，常带回新鲜玩物儿：娇兰的儿童香氛啦，France Luxe的丝绸卡子啦，限量版的英国款芭比啦……不说有，连安静静也没听过见过。加之近两年尤尤爸主抓经济，手下多种经营公司管得有声有色，什么融资引资转变模式，文件上有的没的，只要新兴好用的路子，尤尤爸都用上了，引得上面每每下来考察。尤尤爸名声在外，省里又总强调要选拔青年干部，安静静她爸明显受到威胁，渐渐就分裂成两个派系，明里不争暗里互斗，倾轧得厉害。

安静静的外形没遗传她爸多少，安国轩安先生生得油滑粉圆细皮嫩肉，肚皮上像扣了口行军锅，且是秃头，中间溜冰场四周稀栅栏，还不服秃，把一边头发留长生扯过去：这发式怕风，一次他去奠基，刚挥锹那撮毛就给吹耷拉了，自此不得安生，那讲话又冗长，他狼狈，急得大汗，秃的地方放着青光。这情景正巧被看直播的尤尤见到，她本是看爸的，不想赶上滑稽的场面，当场笑倒，一边大叫：“安

秃秃！安秃秃！”尽管妈妈竭力喝止，这外号还是让她告诉爸并传播开去。

安秃秃没少给爸使坏，私底下说的话常被他女儿用来吓唬尤尤：“我爸说了，你爸钱

尤尤的复仇（5）

来得不正经，早晚给抓起来！”尤尤可不怕。她知道爸收入里有些猫儿腻，都是父母关起门才能说的名堂，但爸多精明，绝不会有破绽给安秃秃他们抓住；况且爸总说他安秃秃才是真正的巨蠹呢，有什么资格装正直，狗屁！

安静静低落不久就扳回一城：尤尤成绩上去才几天，妈妈管松了，这淘气包又放了羊，抱着整套《哆啦A梦》大长篇看不停，在被窝点手电也要看，弄得小小人儿黑眼圈倒有老大两轮，功课又退步，数学奥赛一塌糊涂，实在有负众望。害得老师那两天见了安静静，脸上都讪讪的。

然后艺术节来了，班里排音乐剧《绿野仙踪》，老师吸取教训，把主角多萝茜和监督排练的任务都派给安静静，还要她负责最重要的钢琴弹唱；至于尤尤，本着全体参与的原则，她也得到角色：扮演背景的大树。

安静静再度神气，跟尤尤耀武扬威，对人呼来喝去，连剧本也要改：和西方女巫战斗的戏，铁皮人狮子的台词砍去一半，可怜的女巫话都没说就一命呜呼，只剩“小英雄”多萝茜上蹿下跳独当一面。尤尤觉得太离谱，嘟囔“太蠢了”，安静静眼一翻嘴一撇：“这儿的人就我会弹琴，多萝茜不唱难道让你大树唱？不会弹琴就好好演你的大树吧！”

当天尤尤是赌气回的家，路旁冬青的叶子都要给她薅光了，刚进楼下花园，嗓门就脆脆撒开了：“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学弹琴！”

女儿喜好虽来得急，好在这样的家庭能应对，惊喜不已的妈妈当下就给爸打电话：“哪儿呢？你女儿要学钢琴！”爸声音压得低却有兴味：“这小格格，心血来得又是哪门子潮哇？我打电话到群艺馆（群众艺术馆）给她定琴找老师。”妈妈还想问爸晚上是否回家，那边已匆匆挂了。

当晚爸没回家，一架锃亮的琴倒抬进了门，不一会儿老师也到了，是个眼睛漆黑的漂亮姑娘，身材舒展皮肤嫩滑，十分引人怜爱，惹得妈妈好一顿盘问，待确定她实在不认识爸才准进门，后来想想还是不妥，到底给打发掉，换了个男老师。

新老师女气，又总敲着尤尤指节刻薄教训："又乱穿指，别这么僵好不好啦！"尤尤特烦他。琴课却坚持下来，尤尤竟能守着琴谱日复一日弹那些枯燥的练习曲，真是奇迹。

尤尤班个头最高的男生叫郑青，长得头圆颈粗，脑筋不好用，嘴也笨，爱发呆，常被同学逗弄，却不生气，只咧嘴嘿嘿笑。这种男孩安静静自然看得草芥一般，若不是挡了她的道，怕是永远不会答理人家。

因为块头大，郑青给布置去演铁皮人，穿上纸壳盔甲行动不便，又把眼鼻统统遮去：弄成这么丑，在安静静看来比演大树还凄惨。可他很卖力，每次排演都穿好盔甲，闷得湿淋淋也不肯脱了擦擦。有天他脚下慢了，碍到安静静走台，安静静立刻嘬个牙花，眼角向下一瞥道："起开一边去！"郑青一慌扑倒，爬起来就崴了脚，说台词也迟钝，怕是摔忘了。

孩子们哄堂大笑，现场即刻乱套，安静静急了，四下走几步："别乱嚷嚷，好好演！"又一白郑青，"怎么总忘词儿，讨厌！"郑青道着歉慢慢退去一边，一高一低的步子逗乐了安静静，她扁扁嘴："你瞧瞧你，蠢得像头驴，还拐了，真是个瘸驴。"她为自己轻描淡写的语气、哗众取宠的效果沾沾自喜，正哧儿地要笑，突然被什么"砰"地砸中脑后，她白嫩双腮气得红涨，捂着脑后去找，看到尤尤在那里，穿着大树服，却没戴树冠：那头饰已摘下来扔她了。

不等安静静说话，尤尤早跳出来喊："安静静你凭什么欺负同学？！"又扭头问郑青，"你干吗就让她这么欺负你？！"郑青答不上，安静静已回了神，酸酸接道："你怎么这么关心同学，难不成喜欢他？"十一二岁并不懂成人间感情，却已用"谁喜欢谁"的小闲话嘲笑人

了。安静静此语一出孩子们就乱了，女生偷偷笑，男生起着哄，她则望向

尤尤的复仇（6）

灾乐祸的架势。“放屁！”尤尤理直气壮，教室登时静了，“上周选班长你说什么了？‘关心朋友团结同学’说得好听！你就这么关心同学？你就这么当班长？你自己说安静静！”安静静语塞，扭头见老师竟在门口，这下得了救，眼里立时蓄上委屈的泪：“老师，尤尤带头捣乱，我的琴弹不下去了！”又用弹琴说事儿，尤尤心中火起，倏地奔到琴前，“咣”地掀开琴盖，虎虎落座：“安静静你听着！”

尤尤提起双肘深呼吸，一段多萝茜协奏的过门就给她慢慢弹出来，安静静睁圆了眼。孩子们惊讶的私语尚未消退，尤尤已开始唱歌，她弹唱还不熟练，却胜在活泼自然，尤其唱到高兴，即兴一句“Let’s dance together”，嗓音甜滑，又生动地一招手儿，哪怕听不懂她诌英文的孩子也会被感染，前排几个甚至围成圈踏着节拍跳了几步。

尤尤吃力更享受地弹着，大树服的枝条也跟着欣喜地颤动，这模样的可掬并场景的浑然，令老师也会心地悄悄一笑。

2

尤尤爸已多次夜里不在家，但他工作是频繁出差的性质，应酬又多，常在办公室放好行李说走就走，所以妻子对他的去向竟也没多问，倒是女儿那边生了疑：原来他在外头养了人。安秃秃自然把单位的风言风语带回了家，又被他那急不可耐的女儿传到班里，给尤尤知道了。

这天早晨不对头，尤尤刚进教室，就有一团孩子挤在后面眉开眼笑，见她来即刻散了，安静静扭搭地过来：“尤尤你们家可真热闹。”一个害羞女孩扯尤尤衣角，红着脸指给她看黑板：有人简笔画了一把伞下两颗心，旁一排小字：“尤尤她爸搞女人，还干那个。”写字的人居心叵测地用了左手，尤尤仍认出那倒挂月牙似的一点是安静静笔迹，立刻扑去一个绊子把她掀倒。安静静挣扎，尤尤一屁股坐在腰

上，刚举拳要打，忽然想起九岁时眼见爸和梅子阿姨的事，她才不到十二岁，心智却已开始成熟，能大约懂得“这就是‘干那个’”，脑里便嗡地呆在当地。安静静早推开她，仔细拍净衣服，跑去告老师了。

尤尤给留堂到很晚，刚放出来就被特意守在门口的安静静啐了一口：“看着吧，你和你妈都没人要！”尤尤一愣，垂下了头。

这回她是真被狠狠地戳伤了。

当天是尤尤爸和外头那个认识整两年，“那一个”置备了一桌精致小菜要留他过夜，他却不肯：尤尤生日要到了，他托朋友从台湾带的娃娃洋装刚到，等不及要看女儿穿上的漂亮模样，于是顾不得“那一个”的失望，浅浅尝几口菜就往家赶。路上忍不住看那礼物，淡粉包装盒细致地割出展示窗，能看到那洋纱裙子上雪青水绿的波尔卡圆点、烫得平整的花边，领子上还打个小紫色绸结——小女孩的东西就该这样！爸想象着女儿的开心，不觉踩紧油门开快了些。

回家后却全不是一回事。未进花园就听到喧嚷，他心说不好，匆匆上楼推门一看，哭的不是女儿，倒是妻子。她不说话，只把一双粉肿的眼瞪着尤尤，手里捏着变了形的衣服撑子。再看尤尤，两只手掌已肿起老高，没哭，小脸憋得紫涨。

爸心疼地厉声问：“怎么回事？怎么又打孩子！”“你让她自己说！”爸让尤尤倚着自己，轻轻说：“格格跟爸爸讲。”尤尤没吭声，只把脸深埋，爸只当她又做错事心虚，抬起那小脸要逗弄，却见女儿眼中竟盈了满满的泪！下个瞬间那些泪已争先恐后掉落，尤尤的抽噎也迅速发展为号啕。

从来不哭、狡猾异常的调皮女儿竟哭得这么伤心，连妈妈也吓坏了，她把尤尤转过去一展，心慌意乱地打量：“是不是打坏啦，格格快跟妈说哪儿疼？”语气已带了十分歉疚，“她今天在学校又打架，骑着人家安静静！问她怎么回事，就是不说，我着急打了几下，平时比这手重都欢蹦乱跳的，今儿，今儿……”“哪儿有这么打孩子的！起

开！”妈被爸一把搡得愣住，半晌呜呜哭了：“你只会这样！尤尤多难教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管家，

尤尤的复仇（7）

总扔下我们娘儿俩，孩子总找你，可你想过她吗？！打她，我的孩子我不心疼吗……”爸哑口。

这晚竟没吵，夫妻俩守着孩子一夜无言。

尤尤一场大哭换来一夜温馨，清晨醒来格外满足，又见那粉红盒子放在枕边，当下笑嘻嘻拆开穿上，蹦跳出屋：“爸你看我！”起居室沙发却是空的，并没有爸在看报吃早餐；早餐倒放好了：煎得橙黄的蛋饼，切得精细的泡菜，热腾腾的粥盛在小瓷碗里，还有一对小笼包香香地挤在一处。

“格格起床啦，吃饭吧。”妈妈端一碟油绿小菜走出厨房，“你爸先走了，晚上不回来，安静静她爸叫开会。不过爸爸叫告诉你，明天他一定按时回来给你过生日。”妈妈情绪好，平心静气的她漂亮得很，眼角眉梢清清爽爽，围裙都系得格外平整。

上学前尤尤在整容镜前一走：妈妈给梳的抓髻，扎好两朵紫色亮缎，呼应着颈上小小的绸结；风琴样式的裙摆在膝盖处上浮两寸，露出圆圆膝盖细细小腿；乌亮乌亮的眼珠，向镜中自己美美一笑，表情平添几分生动——多好看的小姑娘！

这个好看的小姑娘一进教室就被安静静看到，后者正被一圈孩子围着炫耀什么，拿眼角把尤尤一溜，立刻提高声量：“放学爸爸就来接我，傍晚我们就到水库了，有新鲜的罗非吃，我爸说……”起初尤尤没当回事，一会儿想起妈妈早晨的话：安秃秃不是要找爸开会吗，又怎可能带安静静去玩儿呢？

尤尤坐不住了，不顾在上课，团个纸团扔给安静静：“你爸啥时带你走？”

安静静以为尤尤艳羡她，面色立刻罩上神气：“放学就走，我爸随我。”

“晚上你爸不是找我爸开会吗？”

她不耐烦地耸眉："我爸要带我度周末，再多会也得推了！"又笑着晃晃肩，"你以为都跟你爸似的，不想回家不要你，就随便找个借口！"

尤尤神色大变，待要回嘴反驳，安静静已高高举起手："老师！尤尤又影响我上课！"

……

开会只是借口，一下班尤尤爸就开车往"外头那个"的住处跑，心乱如麻想着心事，许久才发觉后窗给摇下来了，紧接着就见茸茸的一个发髻。

"尤尤？"

前后座间蹲着的小人儿直起身。

"你怎么猫在这儿？"

"等你。"

"你怎么上来的？"

"骗你司机来着。说你让我先上车，他就给我开开了。"

"格格，你找爸到办公室就行，藏这儿干吗？"爸哭笑不得。

"学校传你在外面，嗯，在外面搞女人，还……是真的吗？"

"你和安静静打架就为这个？"

点头。

"这事跟妈妈说过吗？"

摇头。

"为什么呢？"

见爸脸色趋于和缓，尤尤即刻活泼许多，猴儿般爬到前座："哎，这种事情，总是不好说的。"小东西一脸老成，爸给逗得一笑。"妈妈知道一定大爆炸，你俩再吵下去，说不定你就真不要妈妈和我了。"

尤尤的复仇（8）

女儿话里的落寞让爸心尖一抖，他急忙说：“胡扯，怎么会不要你们。爸爸最喜欢你了。”

“可……你老不回家。”

“爸爸错啦，以后不会了。说，为什么跟踪爸爸？”

“我想看那女人住哪儿，有没有妈妈漂亮。”尤尤郑重地问，“爸你到底去哪儿？”

“哪儿来的‘那女人’！”爸沉吟几秒才说，“会取消了，我准备陪宝贝丫头吃饭，说，想吃什么？”

爸同意带妈妈一起出去吃，尤尤高兴非常。女儿的开心让爸不由得把决心又下一遍：尤尤，这些事爸爸会解决的，要不了多久……

爸变了。眼神变得柔软，语调变得和气，花费了异常多的时间在家。比如他第一次要求去开尤尤的家长会；比如尤尤演大树领回集体奖状，他捏在手心笑眯眯地看半晌；又比如做饭时妈妈抱怨葱不新鲜，他竟买了一捆回来！尤尤翻翻挂历跑进厨房：“妈妈！今天我爸都第二十八天下班回家了！他，他还买了葱！”妈妈搁下油勺，刮刮尤尤的颊：“傻格格。这也大惊小怪，你爸说了，以后会腾更多时间陪你。”“为啥？”“什么为啥。他是你爸呀，应该的。”尤尤还问，被妈妈“嘘”地制止：“上次你哭那么凶，把他吓着啦。大概因为你从来不哭吧，”妈妈的凤眼向门外一闪，“你爸内疚啦。”

父母竟多少恩爱起来，且不管其中真假几何，起码少了许多横眉冷对，是在平心静气过日子了。尤其是爸，妈妈脾气急上来他再不赶话，若尤尤在场，他会看着女儿心情好地笑笑；妈妈觉察丈夫为女儿着想的苦心，不好意思再执拗，家中争吵绝了迹。尤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我们说环境是能决定孩子性格，尤尤本心不坏，家庭和乐又把脾气里的乖戾筛去不少，就这样慢慢过了一年，尤尤变了人似的。成绩

冒尖，也不捣蛋打架了，尤其钢琴学得有声有色，已能参加区内比赛，看她梳着光泽可爱的齐眉刘海儿，把一副长发放下来，穿好妈妈给配的淡桃红连衣裙，舞台灯光暗下去，只一圈聚光罩着她——“格格成大姑娘了。”台下的爸对妈妈说。后者点头，一脸的骄傲赞许。

优渥和美的家里是中年有成的父亲和美丽多才的妈妈，自己又聪颖好看灵巧，这是初初长成的少女所能拥有的最大幸福，尤尤常祈愿这一切能长久。可她尚小，并不懂得，有这种满得要溢的幸福，人多少会惶惑，为恐怕失去的担忧，就像沉浸于浓情蜜意时心底的隐痛，为将来的不可知，和机缘的错落与巧合。

变化始于初春的一次出游。尤尤家到市郊野餐，天气晴好，笑影如织，尤尤草帽上的绿缎子，妈妈餐盒里的红草莓，一切在后来的记忆里都有种遥远惆怅的鲜艳。

尤尤离开餐布放了会儿风筝。她并不会，是爸帮她放飞的，飞得高高的。尤尤怕它掉下来，不时看看爸，爸也笑盈盈地回看她，她好玩地想，我放风筝，爸爸放我，都飞得高高的。

尤尤又看了爸一眼，本是无心，却见他刹那没了笑脸，视线越过她在远处，仿佛见了什么人，尤尤赶紧扭头找，只看到个像是女人的背影。爸却全然白了脸，晃他也没反应，尤尤便找妈妈。

妈妈晒着太阳浅睡，大波浪的头发一些散在草地上。她枕着爸刚折好的丝巾，包着些苹果花瓣。它们飘得四处都是，一些掉在她头发上，一些掉在爸肩膀上。妈妈的唇轻抿，有种淡粉的柔光反射起来，她瓷白的皮肤已添了小小纹路，花瓣落在脸上，她痒痒的去抚，像要磨去那些细纹。领口散着，能看到一颗泪滴似的蓝坠子歪在颈窝，是外婆的遗物。

之后爸一直处于恍惚，本是愉快的野餐草草收了尾。这些尤尤记不清，她忘不掉的是那

尤尤的复仇（9）

天看到的妈妈。

非常美丽。

……

野餐后爸变得古怪，又说不上哪有差别。某天早饭，爸和尤尤都安静，碗盘叮当间妈妈嘀咕："钢琴该调音了，你看是不是叫个人来。家里有折子到期，你陪我去倒一下吧，数比较大，"她伸手比画一下，"对了，这几晚你老说什么'你回来了'，谁回来了？"

爸终于从碗里抬起脸，含混地说："是……梦话你也问，我记不清了。"尤尤放下抹蜂蜜的小扁刀，疑惑地看着爸。她猛地想起野餐时见到的女人，待要诧异，却被妈妈拍在手背上："上学要晚了！把奶喝了，还大梦呢。"尤尤扯三片吐司卷吧了塞进嘴，咕嘟嘟灌了两口牛奶："我出门了。""你爸也吃完了，让司机捎你过去。""不用，我坐公车。"她抓起书包，关门前听到妈妈说："真是，你和孩子最近都奇奇怪怪。"

尤尤和安静静的龃龉随升学稍作缓解，虽又考在同一所中学（当然，安静静被尤尤竟考得上她的重点气得脑涨），好在不同班，彼时尤尤的幸福安静静无法一一看到，嫉恨的火焰只好闷窒地烧。不幸两家仍住一个大院，低眉抬眼总要碰到，旧恨难免缠出新愁。

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尤尤出了家门，一边犹疑地想心事：近来爸越发古怪，常独处，又爱紧张，有次竟揽着她呆呆看了半小时，这到底是……尤尤劳着神，忽听有人叫姐姐，她一看，是牛牛。四岁的牛牛是尤尤的小友，修鞋师傅的儿子，长得黑魆魆，晒得油亮亮，开裆裤露着牛牛，他乖乖坐在鞋摊上，一见尤尤就喊姐姐，尤尤很喜欢他，常把零食送他。

正蹲下逗牛牛，却见安静静远远过来，边走边欣赏自己的影，那自怜模样令尤尤不禁做个要呕的鬼脸。安静静径自来到近前，手上多

了个冰淇淋蛋筒，招摇地舔着，牛牛立刻被吸引了。她放慢脚步，笑眯眯弯腰："小弟，小狗怎么叫呀？""汪汪！"她咯咯笑着："你再给姐姐学个小狗跑，冰淇淋给你。"小孩子天真烂漫，就要趴下去，给尤尤一把拽起来："牛牛别理她！"安静静也不恼，把冰淇淋往牛牛眼前一送，孩子伸手拿，她猛一收，牛牛向前一抢扑在地上，哇地哭了。

牛牛爸爸趿着鞋忙不迭跑来，刚要发火却认出了安静静，他语塞，她得意，脸一扬仿佛说："你还想在这儿摆摊不？"她故意把冰淇淋狠狠一舔，孩子哭得更凶了，牛牛爸爸拖过他就打："让你贪嘴！让你没出息！"尤尤连忙拦着，见安静静翩翩的竟要走，一股火直蹿脑门："你给我站住！"安静静回身，未摆好得意的架势就给尤尤抢过冰淇淋，一把扣在鼻子上，糖汁黏黏地爬了满脸，她即刻傻了。

安静静用了十分钟才回神想起回家告状，而尤尤，虽狠狠解了气，却万想不到这是她与安静静旗鼓相当的最后一次了。

傍晚尤尤回家时父母在争吵，这是他们和好以来第一次吵架。尤尤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多久暴雨来了，交加的雷电震耳欲聋，嘈杂到盖住争吵的内容，尤尤只听到只言片语："钱"、"后悔"，还有安秃秃——果然又是安静静！每次她一告状，父母就围绕她的教育吵个没完，然后妈妈后悔嫁给爸，爸则赌气说挣的钱一分都不要给妈妈——又乒乒乓乓摔东西了，尤尤叹气，看着窗外失神。风呜呜吹进电线密匝匝的缝隙，狰狞树影被闪电投射在家具上，室内气氛诡谲；雨大得天要漏了。

尤尤和衣在桌上睡了一夜，早间被爸的敲门声叫醒："尤尤收拾东西，去叔叔家，爸找好车了。"又听妈妈问："干什么叫孩子走？"尤尤抢到门口，听到爸轻声说："我怕你又控制不住情绪，尤尤哭那次我问过医生了，总在孩子跟前吵对她不好。"他愈发压低调子，"你不觉得孩子已经很暴躁了吗？等送走尤尤咱们再好好谈。"妈妈没做声，算同意了。

虽下着蒙蒙小雨，天色的阴沉却不能影响尤尤对湖光山色的憧憬，叔叔家所在的小镇

尤尤的复仇（10）

天看到的妈妈。

非常美丽。

……

野餐后爸变得古怪，又说不上哪有差别。某天早饭，爸和尤尤都安静，碗盘叮当间妈妈嘀咕："钢琴该调音了，你看是不是叫个人来。家里有折子到期，你陪我去倒一下吧，数比较大，"她伸手比画一下，"对了，这几晚你老说什么'你回来了'，谁回来了？"

爸终于从碗里抬起脸，含混地说："是……梦话你也问，我记不清了。"尤尤放下抹蜂蜜的小扁刀，疑惑地看着爸。她猛地想起野餐时见到的女人，待要诧异，却被妈妈拍在手背上："上学要晚了！把奶喝了，还大梦呢。"尤尤扯三片吐司卷吧了塞进嘴，咕嘟嘟灌了两口牛奶："我出门了。""你爸也吃完了，让司机捎你过去。""不用，我坐公车。"她抓起书包，关门前听到妈妈说："真是，你和孩子最近都奇奇怪怪。"

尤尤和安静静的龃龉随升学稍作缓解，虽又考在同一所中学（当然，安静静被尤尤竟考得上她的重点气得脑涨），好在不同班，彼时尤尤的幸福安静静无法一一看到，嫉恨的火焰只好闷窒地烧。不幸两家仍住一个大院，低眉抬眼总要碰到，旧恨难免缠出新愁。

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尤尤出了家门，一边犹疑地想心事：近来爸越发古怪，常独处，又爱紧张，有次竟揽着她呆呆看了半小时，这到底是……尤尤劳着神，忽听有人叫姐姐，她一看，是牛牛。四岁的牛牛是尤尤的小友，修鞋师傅的儿子，长得黑魆魆，晒得油亮亮，开裆裤露着牛牛，他乖乖坐在鞋摊上，一见尤尤就喊姐姐，尤尤很喜欢他，常把零食送他。

正蹲下逗牛牛，却见安静静远远过来，边走边欣赏自己的影，那自怜模样令尤尤不禁做个要呕的鬼脸。安静静径自来到近前，手上多

了个冰淇淋蛋筒，招摇地舔着，牛牛立刻被吸引了。她放慢脚步，笑眯眯弯腰："小弟，小狗怎么叫呀？""汪汪！"她咯咯笑着："你再给姐姐学个小狗跑，冰淇淋给你。"小孩子天真烂漫，就要趴下去，给尤尤一把拽起来："牛牛别理她！"安静静也不恼，把冰淇淋往牛牛眼前一送，孩子伸手拿，她猛一收，牛牛向前一抢扑在地上，哇地哭了。

牛牛爸爸趿着鞋忙不迭跑来，刚要发火却认出了安静静，他语塞，她得意，脸一扬仿佛说："你还想在这儿摆摊不？"她故意把冰淇淋狠狠一舔，孩子哭得更凶了，牛牛爸爸拖过他就打："让你贪嘴！让你没出息！"尤尤连忙拦着，见安静静翩翩的竟要走，一股火直蹿脑门："你给我站住！"安静静回身，未摆好得意的架势就给尤尤抢过冰淇淋，一把扣在鼻子上，糖汁黏黏地爬了满脸，她即刻傻了。

安静静用了十分钟才回神想起回家告状，而尤尤，虽狠狠解了气，却万想不到这是她与安静静旗鼓相当的最后一次了。

傍晚尤尤回家时父母在争吵，这是他们和好以来第一次吵架。尤尤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多久暴雨来了，交加的雷电震耳欲聋，嘈杂到盖住争吵的内容，尤尤只听到只言片语："钱"、"后悔"，还有安秃秃——果然又是安静静！每次她一告状，父母就围绕她的教育吵个没完，然后妈妈后悔嫁给爸，爸则赌气说挣的钱一分都不要给妈妈——又乒乒乓乓摔东西了，尤尤叹气，看着窗外失神。风呜呜吹进电线密匝匝的缝隙，狰狞树影被闪电投射在家具上，室内气氛诡谲；雨大得天要漏了。

尤尤和衣在桌上睡了一夜，早间被爸的敲门声叫醒："尤尤收拾东西，去叔叔家，爸找好车了。"又听妈妈问："干什么叫孩子走？"尤尤抢到门口，听到爸轻声说："我怕你又控制不住情绪，尤尤哭那次我问过医生了，总在孩子跟前吵对她不好。"他愈发压低调子，"你不觉得孩子已经很暴躁了吗？等送走尤尤咱们再好好谈。"妈妈没做声，算同意了。

虽下着蒙蒙小雨，天色的阴沉却不能影响尤尤对湖光山色的憧憬，叔叔家所在的小镇

尤尤的复仇（11）

边缘的半滴是蜜蜡的质地，凑近了一股甜香。杉山眼睫有些浅浅的，倒像是绒蛾藏黑的触须，尤尤想让它真的飞落，猛地起身一吹，把杉山惊住，他一仰，害羞地微笑起来。

他们常去教堂听琴。尤尤淘气，要和杉山四手联弹，杉山不会，她就硬教，叽叽呱呱评人家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嘴里说不住，手上也弹不停，热闹得很。杉山不恼，专心又好笑地看她忙，尤尤给瞅得沉不住气："快弹，看我干吗？这人好呆！"杉山有所思地一笑："你看你男孩儿性格，可穿得这么淑女，头发长长的，偏偏又做弹琴这种温柔的事儿。"话音刚落，手背已着了尤尤一下："瞎说什么？你看你看，又乱穿指！"杉山把注意力放到琴键上来，尤尤却说，"我妈喜欢这样打扮女儿，不许剪短发，夏天必须穿裙子，不然你以为我乐意？至于钢琴，那是——"她想说"为了杀安静静的威风"，这人名却让她不快——叨念那些无聊事，会不会让杉山觉得她小肚鸡肠呢？犹豫着说与不说，尤尤不自知地皱了眉。见她苦恼，他立刻转走话题："你穿裙子……"她扬起空拳，他忍俊不禁，"好看，真的。"

这晚尤尤看书，婶子嫌费了她的电，指桑骂槐地絮叨，一个不识字的农村主妇，竟把借代暗喻都用全了，尤尤听得麻烦，索性扔下书出门去，却听到她和她那大尤尤半岁的傻儿子说嘴："瞧瞧，八成又和那小子疯去！不大点儿的丫头片子，心都野啦！你可别学她！"尤尤跑出门，在墙角扯了半块砖扔进院子，有什物噼里啪啦打碎，鸡飞狗跳，婶子嚷闹，她趁机跑走了。

尤尤来到杉山住的小旅馆，溜窗根儿往上喊："杉山！杉山杉山杉山！"不一会儿杉山出现在她面前，只随便套件绒衫，跑得喘吁吁："不说今晚要看书吗，什么事这么急？""抠门婶子说费电，干脆出来了。走，带你去个地方。"尤尤自然地拉起他的手，两个小人儿朝月亮树跑去。

月亮树被不远的火丛隐隐照亮，秀丽得有些迷离。尤尤和杉山背靠背坐着，柚子的香带着微微凉气。尤尤摸到石子就顺手丢在湖里，听它被涟漪吞没的声音，杉山偏过头："别扔，青蛙都吓跑了，听它们叫得多幸福。"

"它们多吵啊。"尤尤这么说，却住了手，"杉山，你想过将来干什么吗？"

"想过啊。我想当个摄影记者，到处走走看看。对了，你听过《国家地理》吗？"

"当然，地理杂志的先驱嘛。那你打算先去哪儿？"

他的兴致骤间低落："打算有什么用。爸妈让我出国念书，以后怎样他们都讲好了，由不得我。"

"那怎么成，自己的理想不该自己做主吗？"

"话是没错。不过旅行当消遣还成，做不来正当职业的。"

"你说话真像大人。"

"这就是我妈说的。别看她不在，整天给我洗脑。不说我了，你呢尤尤？"

"我嘛。"尤尤得意起来，"具体没想好，不过一定是我最想做的。我爸说一个人能把喜欢的事变成擅长的事，再变成谋生的事，是最幸福，也最明智的。"

"你可以弹钢琴。"

"嗯，弹琴也不错。不过他们说不论什么都支持我，也许能找到更适合的呢，谁知道。"

尤尤渐渐收了声，她坐低些，枕着杉山脊背闭上眼。静谧渐渐漫上来，听得蛐虫的哼叫、湖水的微澜并远方不知的动响，视野所及的边缘，萤火虫的星星点点被那动响打乱轨迹，光路变成一条条杂乱的绒线，尤尤看得有趣，不想萤火虫的骚动一直延展到面前，那越来越大的动响竟是叔叔家的傻儿子。他和家里的癞皮狗一起呼哧着粗气："你，咋跑这儿来了，快，快跟我回去，爷爷接你来了。"

突然要走，且竟是爷爷来接，尤尤诧异；回家的喜悦，又离别杉山的不舍，见婶子因自己离开一脸喜色，又禁不住不满。但她没时间消化这些复杂的情绪，匆匆上了归途。

路上爷爷一句话都不说，尤尤以为是气她晚间不在家，就说："爷爷别生气。"爷爷像没听到，仍呆呆的。尤尤晃着叫他，他别过脸看尤尤，眼中却空空的。"爷爷，我往后好好在家，不乱跑啦。"爷爷一抖，颤颤地问："你知道啦？"车子正经过一片昼夜经营的小饭馆，门前都是乌涂涂的广告灯箱，借着那一晃而过的光亮，尤尤看到爷爷脸上两道亮的，可不就是泪痕吗？她急了："爷爷，知道什么？怎么啦？"爷爷抹把脸，半晌说："你妈现在在医院……"只一句，无论如何也说不下去了。

尤尤的复仇（12）

妈妈手术动了十几个小时，尤尤到医院时仍在进行，她拉住护士问：“我妈妈怎么啦？”

“谁是你妈妈？”

“手术那个。”

“哦。受伤了。”

“什么伤，怎么受伤的？”

护士面无表情地把她拉到一边：“你在这儿等。”又环视，“4号手术台有能签字的家属吗？”

“有，有！”爷爷跑上去，护士刚说几句他就要软，尤尤赶忙去扶，听到护士的话尾：“做心理准备吧。”尤尤手一松没挽住，爷爷瘫在地上，嘴里仍念：“救，救，就是植物了我们也救，”他抓住护士不撒手，“大夫你你救救我们吧，我孙女还小，不能没妈啊……”

等待。

在以前的预想和以后的回忆中，尤尤都假想过这种艰难的大时刻，自己绝对该是悲痛欲绝问天无门的，可她没有。尤尤脑中来来回回只翻腾着三件事。

以后再不跟妈妈闹着剪短发了。以后都高高兴兴穿裙子。以后一定不打架了。

等待。

医生最终出来时给了否定的结果。他摇着头，口罩没脱去，剩下半张脸孔被头镜遮住——这模样让尤尤错觉是从机器人那儿得知妈妈的死讯——就这么冷冰冰的结果。

无论如何，爸竟没出现，尤尤随爷爷把妈妈送到太平间，又从护工手中接过妈妈的遗物——外婆留下的项链，尤尤把那泪滴似的蓝坠子戴在胸口。

停尸房在地下室，乘电梯下去时仿佛沉入地狱，又黑又冷。

详细情形爷爷不给说，尤尤是从旁人议论中猜出的梗概，妈妈是在家被杀伤的，入室抢劫。“听说脑壳都敲碎了，哎哟哟。”一个大着肚子的胖嫂捂住胸口。“爸回来让他叫警察，给妈妈报仇。”尤尤恨得咬破手背。

爸始终没回来，警察倒来了。他们和气冷淡地问了很多问题，大部分有关爸妈关系，尤尤话少，只点头摇头，最后才说：“他们很好！对我也好！为什么一直问我，你们怎么不去抓凶手！”她过于激动，捶墙站起来，那枚吊坠蹦出领口，旋即引起警察注意，他们拿出照片做出比对的样子。尤尤猜出是现场照片，要抢来看，被躲了过去。

“小姑娘，你的这个项链我们要拿走，放心，用完就还给你。”

妈妈的项链被警察借走了。

3

一周后，市报头版刊出题为《市委书记亲自批示：“7·16杀人案”告破》的报道，同时被省报通篇转载。

“经一百四十八小时的连续侦查，‘7·16杀人案’告破。本案重大嫌疑人系死者的丈夫、本市副市长尤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拘押。

“199?菖年7月16日下午三时许，市中心某小区接到居民报案，称在相邻单位发生伤人案，伤者系女性，经查为本市副市长尤震之妻汪某。警方初步勘察后暂做出‘入室抢劫’的判断。

“女伤者最终不治，据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护人员介绍，死者身体多处被刺伤，后脑钝器伤为致命伤。

“由于受害人的丈夫身份特殊，此案引起广泛关注，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对此，市委书记安国轩做出特别批示，责成公安部门限时破案：‘一

尤尤的复仇（13）

人民群众以稳定的治安环境。’

“在立即开展的侦破中，警方发现死者生前佩戴的珍贵蓝宝石项链并未被凶犯摘走，基于此重大事实，侦查人员推翻‘入室抢劫’的假设，得出杀人后伪造现场的结论，并把重点转向熟人作案。经过周密排查，确定死者丈夫有重大嫌疑：案发后有居民目击嫌犯的车驶离现场；邻居证实死者与嫌疑人在案发前两天和当天都有过激烈争吵并打斗；且在对现场的进一步勘察中，发现直接指向嫌疑人作案的大量重要证据，警方立即聆讯嫌疑人，并再次发现重大疑点；嫌疑人不能将案发前后的行踪交代清楚，且没有不在场证据。

“嫌疑人尤震与其妻一向不和，过去十年间与多名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7·16’案发后，由匿名举报者提供的材料证实尤震有重大经济问题，警方认为死者发现尤震私情后曾与其争吵，并以举报其经济犯罪为由威胁尤震，这是引发其作案的直接动机。

“尤震被拘押前，其管理的多种经营公司有巨额项目款被秘密转账，至今下落不明，目前警方已扩大调查范围。

“据专案组负责人介绍，此案的侦破细节仍不便透露。”

出事后尤尤一直想找爸问个明白——她决不相信爸能对妈做出那种事，爸的转变她是看在眼里的，对妈妈，对她，爸是好的。终归仍没见到。爸的杀人案算结了，经济问题却刚开始查，不交代清楚那笔项目款的去向，亲属是不能给见的，这自然为杜绝互通消息，防止爸把钱藏了做尤尤爷爷的“安家费”。

尤尤和爷爷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爷爷大字不识几个，竟挣扎着托关系，找了几个爸的老部下，旧日常受他提携的，到这关口却都软了脚，只说案子已惊动了省里，使不上力，也不敢使力；只一个叫阮清的，在单位和爸私交最好，出事后帮他们爷孙递了几次消息，爷爷求他想办法让见见爸，他可怜这对老小，答应试试看。

其时正在伏里，爷爷抱了些换洗衣裳防虫解暑的药品，带着尤尤等在看守所门口。个把小时了仍没动静，爷爷站不住晕了两晕，尤尤忙铺报纸扶他坐下，就在这时，大门嘎吱开了，走出个人来。日光炙烤得四处白亮，反将人的面孔衬成黧黑，一时认不真，等看清了却是生人，一面走一面说："他有事来不了，托我捎话儿。市里安书记（安秃秃）专门有批示不准探视，你们把东西给了我，就回去吧。"爷爷满脸巴望全消融成一种哑然，那人抢了东西就要往回走，被尤尤拽住，他不耐烦地一甩："别耍赖，你这小孩！"尤尤被带个趔趄，他也不管，不停步走了。

"孙女儿，孙女儿。"爷爷来扶，尤尤一眼看到他凌乱支棱的白发，烈日头下每根都挑了汗珠，心底又酸又疼，立时疯起来，冲去捶那铁门："让我见我爸！我要见我爸！我爷八十多了让他白等这么久你们安的什么心！"她不停捶叫，直到被武警架开仍在骂："安秃子！安秃驴！你不得好死！"

铁门晒得滚烫，拍门的手尚有余痛，一颗心却沉入冰谷——尤尤小小年纪的眼里，该见到的世态炎凉，就算开始了。

永远恨短的暑假变得度日如年：尤尤已生活在眼睛和舌头里，邻里的七姑八姨还算好的，每每经过只稀罕两句，最多有手长的摩她额顶，做一副痛心模样；更不懂事的是小孩子，笑嚷着跑过："噢——噢，你爸杀你妈！"气得爷爷追打，可老人家颤巍巍的拐能打散几多飞语？

假期虽长得可怕，可更让尤尤恐惧的是学校。同学会有好奇乱问的，会有好心劝慰的，可哪种不是要把她推到风口浪尖去？还有安静静。尤尤恨她，或是对其父的憎恶，或是对本人的鄙弃，甚或是对两人已不具可比性的嫉妒——尤尤对安静静的恨，已超出了道德允许一个少女所能拥有和使用的范围（原谅她吧，她才不满十五岁，找不到家庭悲剧的缘由，只能把所有过激情绪集中于一个力所能及的实体）。

终于开学了，尤尤却不要去学校。爷爷把拐杖跺得咚咚响：“你爸已经这样了，你还不学好，你是要气死我！”爷爷高血压已很厉害了，出事后更闹过两次间歇失明，尤尤不敢再拗，拉起书包出了门。

到校门口她却不打算进，正要藏了书包，索性去街上荡一天，忽听身后有人叫她。

尤尤转身，几乎不敢相信看到的竟是杉山！他向她走来，微笑同分别那晚一样。

她却大不同了。尤尤愣在当地百感交集，半晌说：“你怎么在这儿？”“上次你走就没了消息，我想来你学校找你，可没开学。后来一想，干脆直接转学过来得了。”“你妈不是让你上私立高中学英语出国吗？”

“你不是说自己的理想自己做主吗，我跟他们谈了谈。”他仔细地看着她，似在寻找别后的变化，“你怎么不回电话？”

尤尤不想也不知怎样回答，却有人替她答了。

“她家出了事，她爸把她妈杀了。”安静静选了校门口人最多的时机出现，用闲聊的语气说出最邪恶的内容，然后抱好胳膊等看笑话，身后两个不怀好意的跟班使这侮辱尤尤的场面更戏剧化，人群围拢过来。

尤尤盯着杉山。他又长高了些，头发柔软地压着前额，干净的眼神因为惊诧显得雾蒙蒙，尤尤感到安静静也在看他，她想对杉山说话，可周遭越来越响的闲话像黑翅膀的鸟。

尤尤拨开人群逃出校门，围观的人轰地散掉，带着没看够热闹的感慨。

尤尤的复仇（14）

女孩子迎接人生第一段爱情的心都是翘盼庄重的，希冀一个梦幻般的邂逅，将终生难忘的那个男子带来，自此开始生死与共的初恋——当然，年少的爱少有撕心裂肺的艰辛，要面对的最多就是师长那些不许早恋的絮叨，不过这也足够在那青涩的心中做假想敌了。可惜，普通女孩都能享受的成长轨迹对尤尤只是奢望，当合适男子在合适时刻到来，她只能匆忙地流连，虽正是不食烟火年纪，却有太多世俗的事等她料理。

一等大事就是生计。爸背的罪使家的一切瞬间全变成非法财产，家门贴上白花花的封条再不许回去，存款和钱都给冻结扣押①，尤尤随爷爷带了简单行李搬到城郊租屋，吃饭都成问题。爷爷看病要钱，尤尤无奈打电话给叔叔，婶子在旁骂咧，叔叔软绵绵地说："我们也困难，法院没收东西都追家来了，昨天才把新置的自卸车拖走，气得你婶儿病都犯了。"尤尤骂一句甩了听筒，跑回家把最后两个鸡蛋扔进水壶，烧水带煮蛋，熟了端给爷爷，他却推开："你吃，长身体哪。"尤尤剥了喂给爷爷："锅里有呢，我一会儿吃。爷爷放心，叔叔寄钱来了。"

尤尤猫墙根到半夜，围着花园转了两圈才找到一个漏贴封条的窗，她拾半块砖塞在裤腰，给手心吐两口唾沫就爬上去，敲玻璃时划破手也不管，径自翻进屋，直到进自己房间才忍不住叹了气：回家还要做贼一样，多可悲！

她不敢开灯，黑里去找床角，那儿有处被她捣蛋掏空做了藏宝洞，尤尤伸手进去摸出个绸包，急急打开，触到硬硬一沓钱才松了口气。每年生日爸都给尤尤一小笔钱，本心让她喜欢着花，但她对钱没概念又不缺什么，因此转个圈又交给妈妈。只最近这次，因想买原装节拍器就留下了，去叔叔家前掖在洞里，不想竟救了急。

尤尤装好钱却没马上走，她各屋转了转，在父母的床坐下，对着案上合影呆呆掉了会儿泪。室内清扫得不彻底，血腥气还浓，她想着妈妈，心底绞痛非常，只得把妈妈照片揣一张在胸口，跳窗离开。

尤尤马马虎虎上着学，放学糊弄几笔作业就去菜场，掰点蔫巴菜叶或赊些破壳鸡蛋；爷爷看病仍缺钱，尤尤已来回家里十几趟，把旧日的玩具衣服，能裹带的都偷出来换钱；隔几天就找阮清探消息，爸弄没的款子仍踪迹全无，虽有各项罪名等着扣，得到的却永远是“证据不足”的答复，宣判遥遥无期，半点好兆头都没——爷爷说这种日子眼一挤牙一嗑就过去，可她挤过百回眼嗑了千回牙，心该怎疼还怎疼。花朵样儿的十五六岁间，就悄悄在重压下，流去。

杉山找过尤尤很多回，每次都用关切、焦急、同情的眼光，尤尤却不等说话就把他拒之千里，总摆摆手，头昂得高高地走开，她决不承认这是自卑，却在安静静和他说笑时每每神伤。

不可否认杉山是大部分女孩喜欢的类型，安静静不例外，尤尤注意到她找机会和他搭讪，还会在杉山注视尤尤时咬牙根儿。换作以前，尤尤会得意，会回敬她安静静一副甜蜜的表情；可现在一切已大不同，且不说心中事与年纪严重不符，无暇顾及小儿女妒忌猜疑，就连和杉山站在一起她都会不自在。在尤尤看来杉山像雪后探出云层的月亮，那太清凉洁净的光辉实在不适合她。

尤尤的复仇（15）

大概尤尤是对的，因为她只许自己靠近了杉山一次，就发生一连串无法挽回的事。

爸要换看守所了，转到偏远地方去。迟迟不判已很蹊跷，又来莫名其妙的转监，连尤尤不更事的心都不安得紧。爷爷不想爸走，说近些好歹是个照应，他们托了人——自然只能是一个阮清。好一顿折腾仍不成，只把转走日期推迟了些，允许爷孙去探一次。

探视时间在下午，中午放学尤尤便打算给爸买些吃的用的。出校门转个小弯就是菜场，红亮烤肉金黄扒鸡滋滋冒着油光，尤尤摸摸衣兜，仅有的一点钱已买了日常用的，剩下的只够买菜。正踌躇买黄瓜还是番茄，尤尤突然泪流满面。天很亮，叫卖熙攘，每人的笑容都刺眼。

尤尤被人把住肩转了半圈儿，松松摁在怀里，她觉出是杉山，即刻想收了泪跑走，可他轻轻说："别忍着了，你会把自己弄坏的。"这情急下不管逻辑的一句，却撞破她死命地支撑，她崩溃似的大哭起来，攥住他手，哭到气吞倒噎还不罢休，他只好掀起她的刘海儿，看着那对桃眼："别再哭了，这样会把自己弄坏的。"尤尤知道他故意装嘴笨逗她，虽笑不出却也止了哭声，听他又说，"哭饿了吧，咱们去吃饭。"

他们找小饭馆点了两盘炒饼，杉山拿出路上买的烧鹅："这是庆祝咱们终于又能说话了，我送你的礼物。"扯下半只，"但你得请我吃这一半。"把剩下半只仍用荷叶包好，"这一半你才可以带回去。"他扭了鹅腿递给她，"吃吧，好不好？"尤尤苦苦一笑接过来：他的用心良苦她领了。

吃过饭他们回学校，在操场坐到上课。一直没说什么话，不过冬日的阳光也有这么暖洋洋的时候，像杉山的手掌心。

两人都没注意的是背后一双恶毒暴怒的眼睛。

周末放学早，尤尤下课还能接了爷爷再去看守所，她拎着买好的菜，把那半只烧鹅又好好卷了卷就往家赶。

尤尤是在一片背人处被安静静拦下的，为省时间她抄了小道。安静静冷笑着举手一招，几个胖大女生上前把她隐在背后，接着尤尤感到被推搡被咒骂，她们撕坏了她的毛衣，揪掉她的鞋子，最后连女孩子最贴身的衣物也扯得糟乱，尤尤拼命打回去，把其中两个手腕咬破，又逮了三个乳房狠捶了几拳，可力气渐渐没了，脸也给打肿，这可怜女孩最终半裸着在冬夜寒风中蜷缩发抖，安静静拿相机上前狠狠捏几下快门："不想在布告栏见你裸照就给我离杉山远一点！"

她们散了。尤尤收拾了还能穿的衣服裹在身上，又抓把雪搓搓肿破的嘴角，转身去找东西：西红柿已与脏雪搓成了泥，烧鹅也被踩得稀烂，"安静静你妈了个逼的！"她一点没哭，只继续骂，"安秃秃你姥姥个腿儿！"她把所有认识的人一路骂下去，连父母平日好友统统不能幸免，只数到杉山时住了口：虽憋屈，她到底还是不能责怪他的。

瘸拐着家去，想说到了就能把这一走一疼的身子歇歇，不想家中还有更可怕的风暴等着。

尤尤的复仇（16）

尤尤误了时间，爷爷却不能错过唯一的探视，只好自己去看儿子。回时的心情比去时还沉重：儿子暗示整件案子有蹊跷，却根本拿不出脱罪的佐证，他的话哪些能对孙女说，哪些又不能说呢？老人叹息摇头，颤颤巍巍。

爷爷到家忙了一会儿，不觉天色已黑透，孙女却还没回来，打屋里转了几圈，越发心焦，只好放下手头的事出门去找，走不远竟被一伙暴怒的人挡了回去。

那都是爸手下多种经营公司的工人，爸事业红火那几年跟着尝了甜头，所以集资时一呼百应，棺材本儿都投上；现在出了事，集资款不翼而飞，爸又要离开本地，这些可怜人当是要“携款潜逃”，寻常百姓家看不深，第一反应自是找直接当事人，逮不着爸，尤尤爷孙就遭了殃。

“把钱拿出来！”“一把火烧了你住的地方！”“装什么可怜，把钱还我们！”群情激昂，上百张可怕的脸堆叠，顿时把爷爷吓瘫，尤尤到家时他已被压在人群下出不得声，眼见爷爷要给踩死，尤尤只得去找菜刀，那边谁吆喝一句“搬东西啊”，人群涌进爷孙的斗室，不过哪儿有什么可搬的呢，破屋瞬间给捣个稀烂，这群体性的癔症越发不可收拾，尤尤抓了菜刀挡在爷爷身前，狂急地嚷：“谁动！再动我砍谁！”

人群终于静了，他们面面相觑，正要再次爆发警察到了——不知哪个怕事邻居报了警。此时尤尤仍是被安静静侮辱后的模样，警察见她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还挥着寒亮亮的菜刀，便一面驱散人群，一面要带她回去问话，这姑娘却突然一个趔趄挣脱，扑向地上的老人：“爷爷！爷爷你醒醒！”那老人额头紫涨、四肢抽搐，情况这么严重显然不能按通常情况先录口供，遂赶紧帮着抬上警车往医院送。

去医院的路长得不到头，路灯明明暗暗闪在爷爷沟沟壑壑的脸上，尤尤说不出话，体温冰凉到指尖。爷爷哆嗦着抬头要说话，尤尤

赶忙俯身，他对住她耳孔小声说：“蓝布包袱，床，床底下，包袱……”然后呕出几大口污物，蹬腿走了。

天终于亮了。

医生给出突发脑溢血的死因诊断，这是病症加剧和情绪刺激的结果，没人要为爷爷的死负责。尤尤走出医院，拢拢头发：她不哭，还有事要做。

尤尤换衣服来到学校，赶上早操集合，她一路寻觅，在二楼厕所堵住安静静，孩子们都去上操，走廊空荡。尤尤整整书包，把安静静捶到墙上：“底片呢？”

安静静被箍得动不得，仍故作从容：“你觉得我会放身上吗？那种不要脸的东西！”

“是你不要脸吧！对我做那种卑鄙事！”

“是我！怎样！我就是要扒光你照相，想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

“单挑打不过就找打手，胆小鬼！”尤尤冷笑，“说，你给那几个母鲸鱼什么好处，她们肯给你卖命？”

“每人一张?菖?菖演唱会门票！瞧你这会儿穷的，我花的那些钱要全给了你，肯定也能让你自愿脱光，不过，让你浪过再得钱，太便宜你！”

尤尤又整整书包，低头运口气，照着脸左右开弓给她一顿胖揍，末了一松手，安静静出溜到地上，打紫眼圈里乜斜：“等着，我饶不了你！”

“嗬！就怕你饶了我！”

下午尤尤再到学校，布告栏已不出所料贴出她最暴露的照片，有人认出了她，围观的后脑勺立刻齐刷刷后转，为她让出窃窃私语的夹道，尤尤女皇一般走进去，站在布告栏下。教导主任准时出现，撕下照片也带走尤尤，身后还有一群看热闹的尾巴。

到了办公室，教导主任关好门要发火，尤尤却从书包里拿出随身听（这小录音机是她唯一值钱的东西了，本要卖掉给爷爷看病的）：“您先听这个再说是不是我‘伤风败俗’吧。”

小半卷磁带记录了三好生安静静的另一张脸，教导主任听得脸都青了；尤尤故意调了外放，门外偷听的耳朵们掉落一地：安静静是升旗手和校广播台主持，声音知名度极高，尤其那几句高八度尖嚷，和她的抒情朗诵如出一辙。

买凶围殴！侮辱同学！全市最好的重点竟出了如此恶劣的事！主谋还是全校最出色的学生干部！

尤尤的复仇（17）

不过安秃秃的身份马上在主任灵光的大脑内闪过，随即决定低调处理的他先轰走门外的学生——探得重大新闻的他们乐得赶紧跑回去传播，尤尤从浪女到受害人，安静静从淑女到恶魔的角色转换也瞬间完成。主任搓着手让尤尤提条件：这当然也不出她所料。

让主任欣慰的是这女生要求还算合理。第一，要回底片："是啊是啊，绝不能让这事影响你的以后，要绝后患，绝后患。"第二，保送外地一所高中："这个……有些困难，不过当然，这是保护当事人的最好方法，合理，合理。"主任唯诺却滴水不漏地答复，而后又强调一遍"必须私了"，尤尤装作犹豫地点头，其实她根本不懂怎样公了，也没打算公了。她只是孩子，只会用孩子的方式解决问题，好在虚张声势竟奏了效。

安静静把底片还给尤尤时还多加了东西：一沓厚厚卷宗，翻得皱巴，封口因打开合上太多回而卷了边。尤尤狐疑蔑视地看她一眼，缓缓掏出内容——视线猛地聚拢，脸色也变了：这分明是爸杀人案的材料，那些口供、证人记录、检验结果，还有凶杀现场照片。脏乱的血到处飞溅，墙上，家具上，妈妈种的禾雀花上。血迹中心是妈妈痉挛的尸体，眼睛没闭上，里面是生命之光熄后的空无一物。尤尤捂住嘴无声地尖叫。

这卷宗是安秃秃特别让专案组给他过目的，屡次的随时汇报给其中添了不少内容，他每回都仔细审阅精心批示，这也是7·16神速破案的主要原因。安秃秃极重视这卷宗，睡觉都要带到床前，所以安静静偷它出来时格外害怕，她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不过报复心已使她丧失了思考力，且仇人的反应让她太满意，安静静很快将恐惧忘个精光，还把偷听的内容一字不落复述出来："估计你看不懂，我一样样告诉你，听好了，你爸杀你妈的证据！第一，你爸有杀人动机。你爸玩女人还贪污，你妈肯定是知道了他养小蜜就威胁要举报，你爸杀人灭

口；第二，你爸没不在场证明，他根本说不清案发时他在哪儿，在干啥；第三，凶器，你妈是被榔头敲死的，之前还给捅了好几刀，刀虽被你爸藏没了，可榔头找到了，上面有他的指纹和你妈的血；第四，你爸被抓时耳朵后面有喷溅血点，肯定是他杀人后清理时漏掉的，再告诉你什么是喷溅血点，直径小于1毫米的就是，这血点只第一杀人现场才有，你爸身上有，他当时不在现场又在哪儿？第五第六，你还敢听吗？我说的这些，证据里全标得清清楚楚，由不得你爸不认，也由不得你不信！知道你一直觉得你爸冤枉，你也跟着一副受屈的德行，你醒醒吧！”她把材料往尤尤脚下一扔，“给你留个纪念，好好看看，以后少装正义装纯情！”

尤尤被真相彻底击垮。她哆嗦着乱翻卷宗，安静静的话每一句都在其中铁证如山，最专业的刑侦鉴定和勘察术语在耳内眼前盘绕，无一不铮铮昭示最肮脏的事实：爸杀了妈妈。

爸杀了妈妈。爸杀了妈妈。爸杀了妈妈……尤尤眼一黑直直仰倒。

安静静为逞口舌之快，没把万分重要的卷宗收回而是留在了尤尤手中。尽管她自作聪明地用副本掉包瞒过了安秃秃，却为数年后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埋下千里灰线。

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的尤尤无法面对爸。她既不能怜悯他的处境，也做不到祈祷他死去，只好逼迫自己忘掉，自从知道实情，她不断给自己强调就当没这个爸了。尤尤又去找了一趟教导主任，提出不再去已商定的高中了——那是所不错的重点，更重要的是离爸转去的看守所近一些。

“什么？！不去了？你这个同学呀不要太过分，为保送你学校费了多少力知道吗？”主任擦擦脑门不存在的汗，尤尤看出他是为掩饰眼珠的溜转，“再换，学校质量不敢保证，你改来改去错过了时机，人家也是有规定的呀。”尤尤料到他要趁机讨价：“我不挑学校，只要能寄宿就行，最好城市大些，好找工作，我得打工。”主任毫不掩饰怀疑与蔑

视，那神色分明在说：“你家都这样了还上啥学？到大城市？是要学坏吧。”尤尤愤愤，不问自答：“日子还得过下去吧。您帮我这次，我会记着的。”“这哪家话，学校一向关心同学，尤其你这种特殊学生。以后还得好好学，不要自暴自弃呀。”“我会的，不过遗憾您看不到我的表现了，我要转学，回乡下叔叔家读完最后半年。”尤尤一面说，一面见到他现出意料中的表情：一副扔掉烫手山芋的如释重负，“办手续还麻烦您带我走一趟吧。”主任连说没问题，紧接着周到服务，一路送尤尤出校门，她走远了仍听他喊：“好好学习，高中联系好了通知你！”

尤尤回到家，从床角拖出爷爷留下的蓝布包袱，把里面的衣服粗粗摸了一遍，连同自己的一并包好放在旁边：包袱里都是妈妈旧日的衣服，虽是爷爷好心给孙女留的念想，尤尤却从没打开细看过，她怕那上面妈妈的气息，她怕一旦哭起来就停不住。她给房东留了字条，？意是欠下的两月房租以后一定还，连同房门钥匙放在桌上。

离开前她去看了杉山。他在上课，做笔记弄掉了笔，邻桌女孩捡起递给他，他自然地一笑，口型在说谢谢——尤尤咬住下嘴唇，指甲抠进砖缝，竭力不落泪。杉山向窗外瞟时看到了她，立刻推开桌子不管不顾地跑出来，却只追上她逃开的背影。

尤尤转过三个拐角才停住，猛跑令她咳个不停，强忍的泪水像被呛进胸腔，大口大口喘得仿佛搁浅的鱼。

尤尤的复仇（18）

尤尤搭了最早一班车离开，就这样告别了她安稳幸福也霸道随性的童年、少年。

4

叔叔家还好。尤尤不介意睡在放农具的库房，三餐时婶子的白眼也能装看不见，每天喂猪扫厕所背化肥多脏多累再干不完的活儿也无所谓。她没收入，上寄宿高中前须得给自己找个吃住的地儿，所以几乎任何刁难折磨都不能在她事先筑好的铜墙铁壁的心房上刻出哪怕一丝伤痕。

只一件事着实困扰甚至吓到了她。

一年多不见，叔叔家的傻儿子已在下半身长出大脑，假设他先前一直没大脑，现在可算有了，故用得淋漓尽致。尤尤刚来就发现他不怀好意，有事没事来屋坐着不走，挤眉弄眼地问她有没有看过黄色录像。天气转暖，穿衣愈发轻薄，尤尤又是发育年纪，他眼睛盯上她胸脯就不挪开。尤尤骂过他几回，威胁要告诉叔叔去，他收敛一阵竟来阴的。

一晚尤尤惊醒，见他伏在胸前鬼鬼祟祟要掀她衣服，吓得坐起身来，他反急火火往前凑，竟还撅起了嘴！尤尤暴怒，抓住他前额头发向后一拽，照准“大脑”狠狠给了一脚。他捂着下身嗷嗷退走，尤尤开了灯，笑一会儿，想哭，忍住了。

叔叔家洗澡是用木材搭的板房，搁个汽油桶在顶上就算太阳能了，这种地方自然四处透风，尤尤不是多事的女孩子，洗就洗了，可几次发现外面人影晃动。自家院子，是哪双贱眼猜都不用猜，尤尤直接骂道：“你是畜生吗？我是你妹妹！”“妹妹怎么了，”他拎拎裤裆，“我妈说除了亲妹亲姐不行，有的是亲嘴儿摸屁股的！”尤尤气得没法，只好用黄泥抹了墙，把四面糊个严丝合缝，不想几天又被捅成漏斗。

尤尤这几天都在研究《果树育苗手册》，常放一本在膝边琢磨，又或者拿个汽水瓶比画，婶子嘴撇了又撇："家里可没闲钱送你当果树技术员，别装相！"尤尤把手册一摔冷笑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什么什么！什么壶？好哇，你还要买喷壶，家里已经有一个了！我什么也不给你买，别做梦！"

家里的农药喷壶就在尤尤住的库房，这个她当然知道。

这天尤尤洗澡，衣服脱到一半发现又被偷看，她微侧一侧身，见他随她移动，就一面估摸了他位置，一面不动声色倾身去拿准备好的东西，紧接着对准偷窥孔送个大大飞吻，外面这傻子即刻摸着下巴骂句："嘿！这小浪逼！"尾音未落，一股浓呛辛辣的农药气雾直扑过来，一滴不落全进了眼，"操！妈！小破鞋弄瞎我眼了！操！妈！"看他骂咧着滚爬着找娘去了，尤尤打牙缝"哧"一声，打开龙头清清凉凉冲了一个澡，才穿衣服从容地出来。

那对母子手忙脚乱冲着眼，婶子跟她傻儿一同猪嚎："小破鞋反了你了！我宝贝要有三长两短看我不让你跟你爸关一块儿我就不姓刁！"尤尤被话刺伤，要发作却反应过来，决心不让她顺意，遂换上好脸色摇头晃脑说："放心，我配好比例了，瞎不了，放一百个心，啊。""看我不打死你！"那悍妇当场脱了鞋捏在手中就要冲来，尤尤点点头："喏喏喏，我说瞎不了，可没说不落病，再不看去就真瞎了。""你！"想想仍是儿子重要，便飞快穿回鞋子跳着搬救兵去，尤尤跟几步："角膜糜烂起码要俩月才好，小心啊！"

防狼喷雾事件后，尤尤一刻没耽搁离开了叔叔家，跳上车直奔高中所在的城市，火车票花去所有的钱，好在不几天就能报到，行李也简单，只妈妈的包袱爸的卷宗并自己一点物件，索性拖着在市里溜达，想找份零工干。

大门贴出"招聘"的倒不少，可年龄下限都是十八，生生把尤尤卡在外面。她逛到深夜才在一家溜冰场门口见到张破纸："招暑期学生

工，实习……”后半段被扯去，其实前半段也摇摇欲坠，再过会儿就不知飘哪儿去，尤尤干脆撕下它攥在手心：“碰碰运气吧。”

老板是个光头八字胡，胖得很，慢悠悠剔着牙：“几岁啦？”

尤尤转一转眼：“刚十八周岁。”

“身份证哪？”

“没带。”

“没带？是没有吧。来我这儿的都说自己满十八了，谁信哪？你看看你看看！”他伸长手，用指头点着冰池内艳装涂抹却周身稚气的小女子小男子，“哪个像十八的！”

“可您这上明明写着招暑假学生工，而且没年龄限制呀。”尤尤张开手心，给他看那张即将归西的招聘广告，他瞟一眼：“嗬，这个啊，这是去年的。怎么还没给我撕下来，这帮兔崽子，养他们是吃屎的吗？”忽然想起什么，搓着手笑眯眯的，“对啦，你是大学生吗？”

尤尤想点头，一忖度他肯定又要学生证，只好诚实地摇头，他也跟着惋惜地摇头：“要是就好了。我认识个老板，他那儿正招大学生呢。”

“可我就要考大学了。”尤尤着急地说。他脸色一变：“胡说！要考大学到我这来干吗？耍我，欺负我没文化啊！快走快走！”

尤尤的复仇（19）

“老板帮帮忙，我不要工钱，只要找个地住，有饭吃，就行。”

最后一句话显然起了作用，他终于从粘住自己的躺椅上直起身：“这样啊，那就——”他被喧闹打断，有群男女在冰场尽头吵嚷。

那时网吧和pub只是初露尖角的小荷，青少年的娱乐场所，除去游戏厅台球厅就只有溜冰场，十几岁孩子最爱光顾，拉帮结派谈谈恋爱，青春便在昏暗懵懂中扭扭尾巴不见了。这些孩子被看场子的大人罩着，也相应分成几伙，互相攻城略地，主要战斗方式是飙艺儿，也就是比赛，尤尤在此遇到的就是一伙砸场子的。

老板似乎见怪不怪了，并不在意，挥挥手：“试工！你去，帮忙摆平他们！”尤尤还愣着，他把胖脚一跺，“去啊！”她赶紧奔赴战场。

烟雾很重，她被辣得眯住眼睛，只顾低头拂走烟气，再睁眼已到众人之间。一个只穿热裤肚兜的女孩正完成一段平花蛇形，她微微扭动身体绕过地桩——这桩距不是普通障碍物而是燃烧的水蜡，她却灵活得很，又画几圈圆滑的轨迹才停在尤尤面前，扬扬下颏儿：“怎么，想试试？”尤尤才发现自己站在赛圈中心，还无意间摆出了迎战架子，立刻稍稍估摸形势：肚兜女孩属于砸场一边，而常驻旱冰场的本土队伍显然对自由平花①毫不在行，她注意到他们的裤脚烧焦了，鞋也是老式的双排轮，而不是肚兜女孩的直排轮。

肚兜女孩又向后滑个8字：“不敢就赶紧起开，别挡姐道！”人群再度骚动，在尤尤后退已不可能，她往前一步环顾四周：“哪个哥哥姐姐借我双鞋？”有人扔来一双双排轮。

她刚起身就摔在地上，几个趔趄才勉强站稳，周遭立刻倒彩雷动。尤尤不理，打着滑向地桩撞去，长裙下摆立刻被燎了个洞，这下自己人也沉不住气了，起哄让她下去。

尤尤火了，借着那洞把裙扯个口子，哧啦一下长裙变短裙，把破布一扔，分开众人向场地中央滑行，边缓缓加速边回忆感觉，双脚平

行滑行一段后突然起跳，弹直膝盖的瞬间在空中做了个一百八十度跳转！人们来不及将倒彩换为鼓掌，她已稳稳落地，高抬的左脚向后滑了道漂亮半圆。

对手中继续有人猖狂："花样滑过时了，老土才玩！""有本事来平花！"尤尤赌气上前却被肚兜女孩拦住，她转身对同伴说："你们也别太欺负人了，双排怎么过桩子？"她利索地脱下鞋递给尤尤，自己光脚让在一边，"穿我的。别勉强，现在没几个人会玩这个，滑不好也不丢人。"她为尤尤的魄力技巧折服，真心帮忙，可尤尤把这番话当成挑衅，一言不发穿好，却不急上场，先绕场缓缓滑行半周，有人要损她"生瓜蛋子"，被肚兜女孩举手制止："瞎起什么哄？看好了！"

这边尤尤已适应了鞋况开始出招：前S后S、蟹步、旋转……多年不滑，脚法生疏了不少，但她越战越勇已够技惊四座，尤其最后把地桩挪到场地边的步梯上，表现了一把单脚倒滑下楼：成六位手①，重心后坐，上身前倾，连下九梯，所有人都震惊了。

可惜落地不稳，仰面要倒时被人在腰上扶了一把，尤尤轻轻巧巧站住，回头道谢却是肚兜女孩。只见她笑嘻嘻说："你真不赖，我今儿输了。"一挥手，众人退走。

她转身离去，给尤尤看到背后一条紫龙，文得精细。

因为看场有功，尤尤被胖老板破格录用，在溜冰场存鞋处架了张行军床，半夜常被脚丫子味儿熏醒，好在管三餐活儿也不重，只在人太多或太少时下去滑几个来回，热热场子就行。尤尤幼年的底子渐渐显露，频繁练习又增进不少功力，她腿长，老板特意给置办了几身工装，那裙子短的。这地方和现在的pub一样，全靠女孩子撑门面招客人，尤尤的职务也算个Dancing queen。

不过常在河边走，免不了被揩油，她特意穿了丝袜，但几乎没用，且灯光下大腿反更有质感，索性脱了；后来又摸索出一套防狼经验，只要看到听到嗅到不怀好意的眼神喘息气味，就急滑数米后一个压步转弯，趁其不备躲进人群。来泡妞的小子多玩不好急转急停，

尤尤的复仇（20）

只懂加速傻追，不几下就甩掉了。

偶尔也有难缠的。这晚尤尤被盯上，任她在人群左插右穿，就是死咬不放，眼见那双毛手碰到裙边，前面又是方方的拐角，尤尤突然慌了，回身要挡，却见斜刺里冲来人影，走的是个半圆轨迹，那切线恰恰把狼弹开，毫不费力，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尤尤看得入神没注意后面，就听那人影大叫："撞上了！"她一激灵，两脚同时转九十度加力压地，在离墙不到3公分的地方停下。

人影走来，尤尤定神一看，摇摇晃晃白衬衫，下摆刚露出铅笔短裙的黑边，眼线睫毛都浓重，远看眼睛星星一般，梳过胸的长直发式，看着是生人。正纳闷为什么被帮，来人开了口："Hi！好久不见！"尤尤当烟重看不真，拂几下又揉眼，她笑起来："不认识啦？"边解开胸前纽扣将衬衫褪到肩胛以下，转身把后背紫龙给她看。"噢——你是——"尤尤叫不上名，只好把手在胸前比个肚兜，"可你那天不是短发吗？""假发是干吗的？再说你也跟换了人似的呀。"尤尤当天穿了工服，白蕾丝胸结和袖结，下着红格学院短裙，头发扎高到眼角也吊起来。

尤尤笑笑："是不一样了。那你那天头发是真的？"她要答却被暴喝打断，原来是先前的狼缓回来寻衅，尤尤转身去找人来，给她扣住手腕："不急，看我逗他。"故意慢慢滑去，忽悠悠停在他眼皮下："小子，刚才姐看你给晾栏杆儿上了？撞哪儿啦给姐看看。"他竟抬手就要一拳，她利落地横向劈叉，腰一塌再弹起，人已倒滑了两三米，脸却变了："是男人吗你打女人！别说你个小玩闹，我什么场面没见过？告诉你，姐是吓大的！"尤尤怕她吃亏，滑来挡在她身前，对他说："别缠了，在这儿你捞不到好处。""别跟这种人啰唆，走！"她拽起尤尤，那狼要拦，早有一群男孩冒出来挡住他，她挤挤眼，"这我朋友。走，请你夜宵！"

夜里的麻辣烫摊子很像关东煮，长方的锅划分十几小格，每一方都咕嘟嘟滚着，或肉或菜，扦子穿上站着吃。肚兜给尤尤挑了两串魔芋，自己拣条猪肺溜溜吹着："我说，你平花哪儿练的？比我一点不差。"

"小时候学的。"

"得了。直排轮传进来才多久，像我这种时尚人士也刚练半年不到，你小时候？蒙谁呢。"

"骗你干吗？我小时候多动症，我爸让滑的。不到五岁就开始玩，第一双直排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会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平花，就跟教学录像瞎学，哦，我爸还给我买过几对skf轴承。"

"嗬嗬嗬，上劲了你！要从小练到现在可不该是这水平，吹吧就！"

"七岁我摔过一次重的，掉两颗门牙，我妈死活不让滑了，说马上要换牙，以后再磕就长不上了，丫头家毁容咋办？鞋和护具都给扔了，还练什么啊，再没摸过。"

"你妈真厉害，这么大一天才给扼杀了。"

"这就厉害了？我多少天才给她埋没了，像打架，我妈她——"忘情之际一过，尤尤立刻卡壳：妈妈已不在，自己再没资格和同龄人发父母的牢骚了。原来，那种切肤疼痛从未离开，像压身三尺的深雪沉甸甸冷冰冰，瞬间把她冻在回忆中动弹不得，半晌听不见肚兜说什么。

好在听到了肚兜的名字。

"叫我小破吧。"她把指端烟屁弹得老远，看火星画弧后才满意地收回迷离的眼神，"以后就是朋友了。"

尤尤过得尚属满意，有吃有住有朋友，上班只在晚间，且学校只是一般高中，并不圈着学生学到死，所以开学后她没辞工，只在军训时向老板请了半月假。虽没钱拿，好在是保

尤尤的复仇（21）

送，学费给免掉，尤尤便安心地待下来，若不是出了些事，大概她会在冰场给磨成普通女子——当然她是注定不能普通的。

一天中尤尤最爱散场时分：灯光暗去，喧嚷的人群离开，音乐换了柔和的调子，轻轻背着手悠闲地绕场一周，仿若置身世外。

通常不会被打扰，只这天，竟给人莽撞地拍了屁股："你在这儿啊！"她火燎般弹开，满脸愤懑地转身，待发作却愣在当地，来人抱歉地笑："对不起，认错人了。"

"杉山？"尤尤使劲眨眼，想在昏黑光线下把他看真些。

"谁？"他困惑一会儿笑了，"看来你也认错人了。我是丁魏。"他向她伸出手，尤尤犹疑地刚捏住，胖老板看到他们，远远地喊："儿子！丁魏！"他应着，一边向尤尤说："我来找我爸，他叫我了。"尤尤忘了松手，他又笑，"我明天来找你。"

当晚尤尤都在失眠，把丁魏的模样在脑中画了千遍，就觉着像，眼睛、脸盘、身形，都像杉山，只是笑得轻浮些儿，不比杉山真挚。她觉得饿，起身干啃了两袋泡面仍不饱，才意识到是心在饿。她想杉山。

小破听了丁魏的事后一脸蔑视："你真相信他那个认错人的把戏？"见尤尤仍想替他辩解，她只从鼻孔哧儿一声，"什么样男人上来就摸屁股啊？"

"也许他以为我是男的呢，灯光那么暗。"

"你？男的？"小破一把抓过尤尤遍身乱捏，"这小蛮腰，这小翘屁股，这细白的腿，你告诉我，你哪点儿像男的？！"又把她一推，"别傻了！他不是好东西！"

"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我——"她懊恼得很，抓乱头发甩门走了。

尤尤只觉丁魏亲，似是故人来，她把关于杉山的思绪都寄托给他。女孩子总有至少一回实情憨意，要和自认为对的那个人好，认认真真心心念念。丁魏不是杉山，不知晓她的过去，不触痛她的自卑，又给她杉山的慰藉，帮她从父母的血色阴霾下脱逃哪怕一会儿。

小破激烈反对，像要割除坏疽般鄙弃丁魏，不听也不做任何解释地要把他从尤尤身边推开。当尤尤再次随丁魏来到冰场后院，在那僻静的台阶上坐好，听他轻声慢语的情话时，小破也再次出现，伴着门被撞开的声音冲过来："丁魏你浑蛋！"丁魏茫然，脸颊已挨了她一掌。小破跃跃地还要上前，被尤尤拦下拖去一边，压低嗓问："你怎么回事？有话跟我说，这都闹几次啦？""不能让他和你在一起，"她语无伦次胸口起伏，"不是，是不能让你和他在一起！"尤尤疑惑地把这两个人看了又看，骤然返神，问丁魏："你俩从前认识？"他摇头，表情与先前无二，仍是茫然一片。小破即刻翻了，一边把古往今来的脏话骂遍，一边又要打人，尤尤死命拦住好言相劝，慌乱里自己也挨了几下，那个却还是闹个没完，"够了！"尤尤一烦，"不带你这样的，爱闹闹吧！"甩开小破摔门走了。

冬天难找晴好之日，常见阴蒙蒙的天衬着干树杈子，所以这个季节里，温暖的太阳总令人神采飞扬。

周末就是这种好天气，又没课，尤尤把行军床抬进太阳地，把被褥铺开了晒。午后愈暖，索性躺下来闭了眼，看阳光在眼睑内跳舞。神游一会儿想起什么，进屋拿出蓝布包袱，要把妈妈的衣物翻晒翻晒。

刚把东西铺散，就见小破在转角探头，知道她来和好又要面子，就垂着眼笑："看屁啊，过来吧。"小破欢快地应声，飞来坐她身边，盘好腿："可不在看屁呢嘛。"尤尤推她，俩人一乐。

静几分钟，尤尤开口："你不让我亲近丁魏，无非俩原因。""你说。""要么你嫉妒我，要么你嫉妒他。"小破笑着搡她。

尤尤的复仇（22）

“丁魏说不认识你，那你只能是为了我嫉妒他了。我可告诉你啊，我不喜欢女人。”“放屁！姐姐我多少人追，稀罕你呢。”

两个女孩又闹了会儿，尤尤先严肃下来：“说真的，你为什么讨厌丁魏？”小破也收了笑容，却不说话，只四处张望，扯起件衣服：“这小夹克不错啊，你的？”说着要穿。

尤尤执拗地认为衣服里封存着妈妈的气息，极郑重地珍藏，只在好天气拿出来晒，平日碰都不碰，眼见妈妈的遗物被随便试穿，心疼地想去扯下来，小破却连拉链都系上，毫不知情地在玻璃门前左照右照：“是真皮的吗？”“嗯。脱了吧，这衣服不是穿的。”“衣服不穿干吗？”小破脱一半停了，“这是什么？”她摸摸衬里，探手进去，掏出叠得方正的一个纸包。

尤尤抢过急切地扯开，又把小破看一眼。后者本等着看内容，察觉到尤尤的犹豫，只好讪讪退走。

尤尤等她离去，才缓缓掀开最后半片纸角。

纸包里写了东西，字迹是爷爷的，卷着几张撕碎的照片，尤尤认出是爸和一个陌生女人，他们亲密地紧靠，那笑容刺痛了她。她把照片扔在一边，开始读爷爷的信。

爷爷识字不多，笔触凌乱，揣测拼凑个把小时才大致看出些意思。

“孙女：我刚从看守所看过你爸。你没有来（去），他很难受（失望），他没说，（但）他难受。咱们（我俩）说了好长时间，（有些话）你爸不让跟你说。他们不让带纸笔（大概是指信）出来，他让我替你（应该是‘他’）写，（但）不让你看，你爸说你（看了）也没办法，只能对你不好（该是‘你看了信只会胡思乱想’的意思）……

“你爸后悔（当年），不喜欢你妈（和）你，没好好当家（顾家），现在（这结局）他自找（的）。他后悔对不起你，不过他也改

（了的），以前他有天，你十二岁（那年），拿着和那女人的照片和东西，给我跪下说。他俩是真心的，（可）他要跟她断，‘为尤尤’（标点都是尤尤自己点的），他原话（这么）说（的）。说你（竟然）哭了，你要过生日，他给你买个裙子，可你哭，你妈还打你，可你哭不是因为你妈打你……

（爷爷写得乱，尤尤知道是那回安静静一句“你和你妈都没人要”刺伤了她，她回家大哭，爸妈终于停止了争吵）

你爸认错，在我面前，他（以前从来）不听我的，这次（那次）掉泪了。

“他把照片在我面前撕了，他叫那女的‘没贵（玫瑰）’，她姓阮，叫阮没贵（玫瑰）。你爸喜欢她。你小不懂。你爸想好好和你们过日子，你妈，还你，孙女你信爷爷不……

“（虽然）不能给你看，（但）爷爷（要把所有事）写下来，（因为我）老了，（我担心以后）糊涂了。（担心以后）记不住也说不清（真相），（那样）对不起你，（现在留个底）你也好知道个意思（等你长大再拿出来给你看）。后来有很多事（应该是‘内幕’），你爸（毕竟）离开了阮没贵，那女人走了，他也给（过）你们好日子。（所以）你得相信（他是爱你的），别恨他。孙女（接下来我说的）很重要，你爸今天跟我说，他说阮没贵后来回来了，要和好，你爸和她（毕竟）好（应该是“有感情”吧），你爸就——”

尤尤迫不及待地翻面，又看另页纸，照片背面也找了，没有。信没写完。

一定是出事那晚早些时候爷爷写的，中间被打断，他叠好藏进包袱，想以后接着写。

太阳渐渐西沉，寒气和黑暗漫上来，尤尤想不到避一避，只呆坐着。恐惧哀伤盖过其他感官，她好怕真相，那个爷爷来不及说出的真相。千般煎熬筑起了壳，把爸当做不赦的坏人来忘记，才有平庸也安稳的现在；如今这亦伪亦真的“真相”，带来隐隐作痛的预感，她有关

惨痛过去的伪装与自欺摇摇欲坠，她赖以生活的羸弱的壳即将溃散，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能抓紧爸的卷宗，默诵看了百遍的证据笔录鉴定，反复强调这就是真相。

丁魏不知何时来到身边，要把卷宗拿去看，尤尤没松手。他便不做声，静静陪她坐着，

尤尤的复仇（24）

5

尤尤并没见到预想的情景。没有尸体，没有警戒线，没有白大褂法医，什么都没有。大门锁紧，血泊被漂白，连她的行军床都被收起，如果没有漂白剂残留的气味，她几乎错觉那件事根本没发生过，徘徊许久，只好回小屋去。门给她留着，小破不知所终，尤尤看看表，已过去两小时，想她该是跑路了，周身疲倦瞬间袭来，她顾不得许多和衣睡去。

次日清晨，尤尤被食物香气唤醒。“起来！我打包了茭白鸡丝粥回来，你不上学啦？”小破一边叫她，一边把炕桌架在腿上，对着镜子画那已太过浓重的睫毛。她的妆容和头发，都是没睡过的整齐。

“你怎么又回来了？”尤尤歪着腮问。

“我压根儿就没走。”

“那你去哪儿了？”

“玩儿。我跳舞去了。”她回头，笑得嫣然。

“天啊！丁魏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玩儿去了？！你到底懂不懂发生了什么啊！”

她见尤尤急了，也认真起来，敛了笑容：“就是这样我才不能走。”

“为什么？你会被抓走的！”

“抓走就抓走呗。”

“你——”

尤尤还要劝，她把镜子啪地一扣，怒气盈盈转过脸来：“我说！你我好像不熟吧，姐姐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干什么让你为我顶缸？哭什么！我刚去冰场了没事儿，别瞎操心，快吃了走吧学生妹。”从床下捞个饭盒，套上塑料袋递给尤尤，后者接了，吃得犹豫，片刻又问：“对了，你和丁魏到底怎么回事？”

她不答，随手拿起尤尤前晚慌乱中抱回、还来不及收起的东西整理，尤尤要抢，她却指着阮玫瑰那几张碎照片直摆手：“这人谁呀？”一边想拼起来辨认，却被夺去：这回轮到尤尤沉默不语了。

之后几天，尤尤上下学都绕到冰场去探消息，胖老板仍晒太阳打盹儿，晚上则点亮招牌营业，看似一切如常。可她不敢也不能回冰场去了，只好住在小破的小屋，无奈再找不到合适兼职，原来那份不带薪的工并没给她带来积蓄，一时间吃饭都成问题，虽说小破隔三差五打包回来给她改善，可这种仰赖毕竟不让人踏实。

同住一阵，尤尤发觉小破活得比看上去还混乱：白天在大型美容沙龙做小工，晚上就出去疯到天亮才回，有时甚至几天不见影。在屋时不是睡觉就是化妆，一个妆要化五六小时，且从来不卸，要顶着那娇艳浓妆晃荡四五天才洗个脸，乳液还没抹匀又上了妆，连尤尤都绝少见到素颜的她。每天衣着绝不重样，换下来的不是乱扔就是丢了；吃得讲究，常把莲子鸡丁、清炒海蚌之类湘粤吴闽菜打包回来；哪怕五分钟路程都要打车——这种消费不是洗头小妹能承担的，又偏住着那么小个破屋，半毛积蓄都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

尤尤托小破介绍理发店的工作，她一股脑儿摇头：“你得上学，人家不要只上晚班的。再说干吗非打工啊，你累不累？”“可你养自己已经不容易，我还赖着，也太——”“我又不是自己掏钱，他们一顿吃不了几口，不带回来也是倒掉，这是变废为宝，懂不？”“可我真不能白吃白住。”“什么话。你这么个小人儿能吃多少？再说这地儿是公司借给我的，又不要钱。”“公司？什么公司？”

她自认漏了话掩口不谈，但神色间的掩饰使尤尤几天来的猜测脱口而出：“难道你是——”小破急忙捂她嘴：“你答应不多事儿我才告诉你。”尤尤点头她才说，“我在K（KTV）陪唱——不是那种啊，你别瞎想。”瞪大眼观察尤尤，看她丝毫没嫌恶，才松口气向床上躺个大字，“算我没看错你。我上下班净碰上装逼的，尤其女的，见了我跟躲

艾滋似的。”见尤尤爬到脸旁有兴致地看她，便小有愠怒地问，“怎么，没见过自由公关啊？”

“不是。我想知道你们时间自由吗？钱怎么算？能请假吗？怎么上班？”

“你干什么？”

尤尤甜甜一笑：“我想去你们那。”

尤尤几乎认不出镜中的自己：亚光黑的乱发在脑后吹高，烟青眼影被赭色眼线在眼尾挑起，浓密到夸张的假睫毛也是小破粘的，其上的闪石呼应着银色夹克，短裙高靴间是美到极致的腿。

小破一边给尤尤的口红敷上珍珠色的唇彩，一边反复说着“注意事项”：“都记住啦？！再背一遍给我听！”尤尤挤挤眉毛，努力克服浓重眼妆带来的酸涩：“一不许和客人出去，只能陪唱歌陪说话；二不许摸胸和下身，那些人手不干净；三喝过五杯要去厕所抠嗓子；四——”“哎呀都记住了，干吗这么啰唆。”“我怕你出事儿，之前演练再多也和实战不一样，这行乱着呢。你还得答应我——”“知道，每月只来几次，挣够生活费就不来，我知道了，走吧走吧。”说着要出去，小破伸手攫住她，狡黠一笑：“我介绍MM来，老板给提成的，咱俩分了它。”

一推门，所有关于夜生活的声音统统嘶吵着纠缠着挤进脏窄的更衣间，两个细瘦身影相携步入迷?妖冶的玩乐世界。

尤尤的复仇（25）

入行两天尤尤就懂了小破的担心，诱惑和危险都太多。周遭女孩子都年轻得看不出年纪，一水的玲珑嗓音曼妙身段，竞争激烈，被点次数、酒水销量乃至客人来头，无一不是攀比内容。出来玩的更多，这些女孩子不谋生计，只单纯为免费的买醉和寻欢，轻易就能和素昧平生的男人成双地离开——由于不收钱，她们往往比职业陪唱更受欢迎，也无形加大了后者挣钱的难度。渐渐地，陪唱们发展出新路子，隐藏了身份，与男人周旋也和女人应酬，见机打听联系方式，小破她们每人手中都有一堆电话，客人有需要，就以呼朋引伴的名义召唤过来，如果双方都中意就从客人处抽取一笔费用：那些可怜女人将露水情缘归功于自身魅力，却不能知道背地被小破她们笑作“免费性奴”。如此不堪的事情和称谓，尤尤头遭听闻时惊诧鄙夷到了极点，小破不以为然：“咱们缺钱不缺男人，她们缺男人不缺钱，不过是你情我愿服务大众，谁也管不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不许干我们这种事。”“为什么？”“怕你学坏啊。不适合你。”

小破常这样维护她，尤尤感激，也把她当自己人，但很多时候却做不来互相了解。比如小破约夜宵或消遣，尤尤或做功课或要睡觉向来不去，挣够生活费后又多上几天班，小破疑惑，尤尤告诉她想考大学，要攒学费，她更加不理解，有一天终于问：“我读书少，你倒是告诉我，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

尤尤不是没怀疑过。为知识？那些神经兮兮的应用题自相矛盾的材料分析似乎并不能带来智慧；为朋友？学校里莺莺燕燕的女生自作多情的男生于她毫无相通之处。其实，尤尤为生计挣扎时仍坚持念书考学，唯一动力是妈妈，对女儿的未来除上大学外别无他想的妈妈。这是目前她能为妈妈做的仅有的事。她难过得甚至想把妈妈讲给小破，终于还是说了别的：“小破，难道你就没想过明天吗？”

“怎么没想过。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早晨起来发现穿不上那条樱红旗袍，那我可怎么上班啊。”她把鬈发向一侧堆了堆，“不然你以为我干吗要去美发店洗头？一个月挣得还不如一晚上多。不就为有个正常作息能保持身材嘛。再说，人也得有个正当职业。”她蹬上靴子，出一半门又回来，“我今晚不回来，别留门啦。”

小破一连三晚没回来。这种事常发生，尤尤本不担心，真正让她发觉事态严重的是电话打不通——在这一行，和客人出去要冒着很大风险，所以女孩子们电话从不离身，私交好的朋友间互相拨查以备不测。

小破失踪第四天，尤尤实在熬得受不了了，正要出门报警时竟回来了，听得脚步踏上台阶，尤尤哗啦啦拽开门喊“你急死我了”，万分欣喜的话未过半就僵直成震惊疑惑愤怒掺杂的一种表情：来人是丁魏。

丁魏进门立刻亮出自己的验伤照片，威胁要告小破故意伤害，尤尤冷笑：“我们为什么要故意伤害你，你觉得警察不会问吗？”丁魏哼半声，歪脖眯眼点烟，磨磨蹭蹭地说：“你有证据吗？”他笑着的嘴一寸寸咧开，渐渐爆发成撼痛尤尤心肺的一种巨响：那晚他留在尤尤身上的扼印掐痕早已消失，这畜生清理现场压下事头，为的竟是等尤尤错过验伤时机百口莫辩！

然后跑来这里，无耻地敲诈眼前这气得发抖的可怜女孩。

“小破不在，要不你先回去，她回来咱们再商量。”尤尤一时想不出办法，只得压着怒火稳住他，他却呸道：“跟我耗时间？”掏出录音笔，按几下送到尤尤面前。

“不要，求你求你……”分明是小破在哭叫，尤尤立时急了：“你把她怎么了？”“没怎么。无非是找几个哥们儿陪她玩玩儿。”他故意把录音笔放在鼻子下嗅嗅，一边注意到尤尤眼圈红了。

她轻轻说：“丁魏。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即使你要对我做那种事，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他无动于衷，把录音又放了一遍。小破叫得撕心裂肺，尤尤扑过去要抢，被他轻易躲过甩在床上，她费力地爬起来，脸上渐渐现出惊恐的颜色："你想怎么样？""简单。明天这时候准备好一万块钱，你想找警察也可以，看看最后谁吃亏！"

尤尤把刚起步的积蓄理了理，又翻翻小破藏钱的破床垫，还差不少，在记忆里拼命搜索可以求助的人，谁也没有。夕照的小屋，太阳在布满裂纹的墙壁慢慢西斜，没有暖气，煤炉熄了，灌进来的风格外寒冷，她莫名地想起初一时参加市里的钢琴表演赛，爸妈送她去青少年宫彩排的情景。那天跟今天一般冷，爸开足车里的暖气，妈妈却非让她脱掉毛衣以展示演出服的全貌：粉紫丝缎，挂肩设计，侧腰缀满绸结，还有那双妈妈带她转了整天才买到的豆粉皮鞋——越来越冷了，她先是裹进被子掉泪，后来只好上班去。

听小破的话，歌房里尤尤总是尽量乖一些，客人让唱歌就拿麦克，客人让喝酒就端酒杯，客人让抽烟就点起；但唱歌她不扭臀，喝?她很少干杯，抽烟她绝不真吸——尽管小费会增加很多。对客人外出续摊的要求，她会轻轻摇头，按小破教的微微地默默地笑。"要笑得甜，笑得羞，客人问你为什么，别回答，就是笑。他要敢跟你急你就往外跑，宁可他闹事不给钱，千万别吃眼前亏，有的王八真打，特疼。"小破点着烟，烟雾后的红唇格外娇艳。她用尖尖指甲盖儿挤住烟，盯死尤尤，"这些办法也是暂时的，那里面谁待长都得学坏。"

今天不同。小破法则全军覆没，尤尤烟酒不离手，胸脯屁股醒目，笑容眼神甜腻，客人不出所料提出带她去玩，她没摇头。小破教过看酒的学问，她把客人分成三等，喝皇家礼炮马爹利路易十三的，喝巴黎之花黑方格兰威特的，喝啤酒苏打水张裕品丽珠的。第一种是大公司招待大客户和公款买单的，第二种是小公司谈生意和常客摆谱的，第三种是小白领聚会和自己掏钱的，她指着吧台叫尤尤记认酒瓶："酒越高级客人越大方，看人下菜碟儿，各个击破！"

尤尤的复仇（26）

看着满桌人头马特级、轩尼诗理查、皇家礼炮二十一年珠光宝气的瓶子，尤尤艰难地点了头。

走廊墙壁装饰着碎镜子，尤尤看到被客人揽着的自己，醉得嫣红的脸被切割成很多映象，又看到小破站在拐角惊诧得张大了嘴——小破！尤尤冲过去摸着她的脸喃喃说："你……还好吧？没被他们怎么样吧？"她已醉得分不清镜像真人，不知道小破正从相反方向跑来抱住她，她腰上一软向后仰去，之后就不省人事了。

醒时已是次日中午，尤尤用面条脖子撑着铅球脑袋坐起来，发现自己已回到了小屋，小破睡在身边，眼睛一大轮乌青，赶忙推她："你怎么啦？"小破迷糊中去揉受伤的眼，立刻哎哟着清醒："我怎么啦？还不是拜你所赐！你倒是说昨晚你干什么去啦？油脂子蒙了心啦你，喝成那样还敢出去玩！要不是我你这会儿早让人吃得骨头都不剩了！"尤尤给训得低下头，又马上抬起来："他们不是把你抓走了吗，你逃出来的？"小破满脸困惑："我去十三陵玩了几天，谁抓我了？"

"你手机怎么都打不通。"

"我电话掉水库了，怕你着急我就提前回来了，怎啦？"

尤尤把原委讲一遍，小破没听完就拽她出了门："这浑蛋，看我不在就跑来欺负你，跟我走！"

小破带她找了很多地方，最后在一家麻将馆地下的库房找到丁魏：掀开油黑的棉门帘，发臭的烟雾、烂棉絮味、酒屁气发酵着汗酸扑鼻而出，屋里灰蒙蒙的，天花板管道上缠的防火包带垂落下来，小破抢进去，掏出相机咔嚓咔嚓连捏了十几下，昏暗中横七竖八的十几个男女有的抬头看，闪光灯耀得他们脸更白眼更蓝。地上很多喝了半瓶的酒，中间一个破口鱼缸装有红红黄黄的药丸，桌面上几张电话卡沾着暧昧的白色粉末。小破稍一伸手把丁魏捞起来，和尤尤两人拎着

脖领连拖带拽上了楼，他的身体破轮胎似的在楼梯上疲疲沓沓磕着，却丝毫没疼的样子。

丁魏被摔在日光下的水泥地面，小破笑眯眯拍他的脸："high着呢吧？给我听着！"她阴森森的表情在眉心打个结，下颏儿微扬，龇出细小的下牙，"你那熊样，还有你们那些个货，姐都照下来在这儿呢。姐揍你啦怎么着吧，你要还想进强戒（强制戒毒所）住住，尽管来！姐奉陪到底！"她扬扬相机，拉着尤尤离开，走两步又回去，高跟鞋在他额头拈不停，"浑蛋！靠女人养的小白脸！你再欺负我一个试试！"尤尤怕她暴怒之下再生事，拦下她拽走了。

家里忘了买煤，俩女孩躲去公司取暖，乌眼青小破没法上班，尤尤陪她在更衣室坐着。

"你眼怎么回事？"

"还说呢。昨晚这儿又打架了。"

"为谁？"

"为谁，你呗。"

"我？"

"你说好跟客人出去，走半截摔地上睡死了，我怎么可能让他们给你带走。一来二去就动上手了。后来人多一乱，不知哪个眼瞎的给了我一肘子。"尤尤要看，刚伸手就被拨拉下去，"别动，疼死了。"

尤尤出去在吧台要了冰，拿个酒杯装回来递给她："说吧，你跟丁魏到底怎么回事儿？"小破接了敷在眼角："什么怎么回事？""别装了。不然他怎么有你那种录音，是以前录的吧？就是，就是那种嗯嗯啊啊的。害我还以为你被他们怎么样了呢。"小破被她羞红的脸颊逗得哧儿一笑，见她愈窘才严肃起来。

原来小破初中没毕业就认识了丁魏，很快为俊朗嘴甜的他迷失了方向：同居，辍学，流浪，他骗她自己有病，为了钱小破什么都做过，最后才发现他拿钱玩药，玩妞，泡吧酗酒，就是没放任何心思在她身上。小破不知被打过多少次才醒转离开他。她的讲述轻描淡写，

像在说别人的事，只最后几句郑重其事：“尤尤你记住，第一，千万别为男人当初一句话就死心塌地；第二，别只看到眼前好赚的钱，忘了为这些钱真正失去了什么。别学我。”小破眼里波光一荡深似一荡，尤尤知道她没把故事讲完，却不忍再问，只好伸手擦掉她眼角隐约的半滴泪，小破有些不自然，起身躲过她的手，打开衣柜，从最下面抻出张报纸递给

尤尤的复仇（27）

尤尤：“给。之前你的那些碎照片，我说眼熟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女的？”

报眼上一张题头照，行色匆匆的女子正避开镜头，墨镜虽巨大，仍给尤尤认出微凹的腮线、小巧的鼻翼、极薄的嘴唇，特别是故意收敛锋芒的神情——是阮玫瑰，绝对没错。

两天后。

小破回家已是凌晨三点，尤尤没睡，依然在她出门时的位置坐着，那女人的照片，尤尤已粘好铺散在周遭，手中捏着皱巴的那张报纸。

这是一张报纸的财经版，半年前被小破随手拿来垫柜子，头条用大字号蓝色反白刊登标题《慈善家阮碧今晨神秘归国》，换衣服时小破常瞟几眼，内容几乎背过了。这阮碧也算个人物，多年前留学加拿大，不知怎的绕到美国，然后就扶摇直上，买卖做得不赖，出手也大方，记者笔下的她头上一堆名号，爱国商人、传奇女子、慈善家等等。不过是another American dream罢了，尤尤怎么这么上心？小破爬上床，拍拍她脸：“哎！中邪了？这么不吃不睡的，几天了！”

尤尤的瞳人转了几轮，失焦的眼神精光聚拢，整个人突然活起来。她扳住小破的双肩，郑重且兴奋地说：“小破，谢谢你这么久的照顾，我要走了。”小破给吓得不轻，愣了会儿才说：“那也行，走走再回来。你钱够不？”“嗯。我攒了一些的你忘了？再说，再说我也没多长时间能用到钱了。”

尤尤笑得怪异，小破担心起来：“你去哪儿？有话跟我说。”

她没回答。她把脸扭向背光的方向，眼睛在暗处却更为灼灼，烧着的光仿佛要把她整个吞没了。

6

高杉山不知自己已多少回在大风多云时愣神了，最后见尤尤就是这样的天气。风卷得云乱翻，阳光转瞬即逝，像匆匆出现又离去的她。很久以来，他总在她走过的地方站一会儿，希望看到她，却也隐隐地怕她真的出现——每次她远离他以后再出现，就会改变许多，多到他怕她变成另一个人——这种甜腻的苦痛他说不清，或者，他喜欢的只是最初那个她。霸道、直率、男子气，白裙、长发、弹钢琴。

同样的感觉，在尤尤再次出现时于胸口爆裂，他愣在原地，呆呆看她穿过马路向自己走来。车多，她走得慢，不时住脚整理给路风掀起的裙裾，天冷，她穿得少，锁骨晾在冬季绵软无力的日光里，扎疼了他的眼。

她终于走到他面前，他伸手掩住她寒凉的双颊，她仰着脸微笑，泪滑落进他手心，温的。他们几乎没说话地相拥着离开，像多年的情侣。

分离太久，彼此眼中的对方变得令人心疼的陌生，却没人去问为什么。尤尤不经意流露的忧伤，像她面容中若隐若现的沧桑，杉山无力捕捉——她不愿的，他帮不到。能做的只有狠狠地陪她。

杉山放弃一切日程陪尤尤疯，他们吃遍城市每一家甜品店的黑森林，看从日升到日落的连环场电影；他们在零下九度的街道吃莲雾圣代，看碎雪温柔地飘落在粉红色冰激凌上，去最IN酒吧的Saturday Night，从暖场乐一直跳到结束曲；他们逛街，胡乱地买了许多东西，从蒸蛋器到纯白床品应有尽有。尤尤穿着杉山的背带裤厚绒衣，却把自己的蜜色绸衫换出来拧成条围在脖上，她兴致满满地试了各种类型的衣服，在试衣间门口拽高裙摆给他看她圆圆的膝盖美好的小腿。

他们甚至去照了婚纱照。是那种最简单又最经典的样式，她着无装饰的白纱，他穿硬领的黑礼服，纯白背景，没有动作，两个人老老实实并排站着，挽住手。只一套衣服，只照一张。取片子时尤尤说，我爸我妈的婚纱照就是这样拍的，好看极了，可惜没了。她轻轻摩挲

着杉山尤尤的婚纱照，轻轻笑着说。对这样不祥的评价，杉山没答言。

尤尤的复仇（28）

父母常年外出，留守少年杉山独自住着一套小小的高层公寓。尤尤在的日子，杉山把房间让出来，把露营的充气床打开在客厅睡：这样单纯的关系维持到两人共处的第十三天。

当天尤尤要去轮滑，他们去的冰场在年轻人密集的plaza地下，不大擅长的杉山二十分钟被撞倒了三次，尤尤追着一个绿毛小子喊：“你给我站住！”杉山拦她，她不干，“不行，转什么，有种的你过来！”甩掉杉山搭在肩头的手，微微一蹲向他冲去。

绿毛哪能是她对手，一串前后S加后交叉加双脚同步转体的绕桩就败下阵来，尤尤大拇指一搓鼻子：“不行吧？见识了就好好回去练去，别自以为怎么地就欺负人。”那小子不甘示弱：“MM可以啊，你那螃蟹步怎么滑的，教教我呗。”搭讪地要上手，尤尤早在K房养成条件反射，那小子还没得逞，脸上已挨了她夯实一巴掌。尤尤待发威，却被杉山攫走，两人手拉手不歇气地滑过十几弯角才停，尤尤靠着杉山喘不停：“哇痛快，没想到你平花不行，速度倒好。”杉山别过脸看她：“这可不是玩儿，你没看那绿毛有同伙吗？为你打架我不怕，可那伙人都能凑齐二十四色蜡笔了，我给揍趴下你怎么办？”“蜡笔？”“是啊。那头发，一人一色。”尤尤失笑，杉山又问，“你怎么滑这么好？”“小时候学过，我走了以后还靠它混过饭吃呢，就在S市?菖?菖冰场，后来我就去——”尤尤突然咽住，其实她已经说多了，好在杉山正难过她活得艰苦，没在意那没说完的“后来”。

夜里到了上床时间，尤尤没回屋。杉山已睡下，客厅灯熄了，可她知道他还醒着。她窸窣地脱了衣服，把内衣裤扔在地下，光溜溜钻进他的被子，从后面抱住他。他很暖，热度传到她微凉的小小的乳房上。

杉山没动，两人僵硬地躺了不知多久，他终于转身，轻轻的呼吸吐在她额上。尤尤有些激动。可她没等来什么，杉山只是亲住她的眼

睛，手覆在她的腰际，再不朝上走，更没向下去。尤尤不禁要问："就这样了？杉山？""嗯。就这样了。睡吧，宝贝。"

杉山怎么想的，尤尤知道。他爱惜她，要给她最好的。他以为他们一起的日子会没有尽头，所以他不急。可她知道，他们没时间了，她的计划不可能给他们重逢的机会。

明天。明天尤尤就得离开。她迫使自己发过誓，不论杉山给她怎样的幸福，只留两周，第十四天就走，去报仇。

唯一的遗憾是没把自己交给杉山。

尤尤惋惜着纠结着复杂着在杉山怀里睡去。

次日晨，白昼的天光并没照醒她，扰人清梦的是一阵凉意。她睁开眼，发现被子给掀开一角，杉山趴在旁边，视线落在她的脐窝。

"嗯？"她惊疑。

"肚脐好看。像你身上的酒窝。"

她露齿一笑，张开胳臂。

他抱了她，在额发处给个吻："你再睡会儿，我去学校一下。半个月没去了，"他顽皮地笑，"看看是不是被开除了。"尤尤迷糊过去。

第二次仍被冻醒，这回凉意却肆虐得多：她被人粗蛮地掀了被子，一丝不挂地暴露在冬季的冷里。尤尤边无意识地环抱自己，边看到个老女人站在近旁，满脸除了愤怒就是不可置信，几乎在她醒来刹那就破口大骂。已气到神志不清的人难免口齿不清，尤尤懵懂地听了几分钟才明白一句"你这小贱人，在我儿子房里干什么"。哦，杉山的妈。

尤尤把眼四处溜溜，弯腰到床垫脚捞了胸罩，准备穿衣服。女人十分无礼地对她目不转睛，扣搭扣时更在鼻孔里鄙夷半声，显然是为了那过于成熟性感的明紫和蕾丝，虽然这些把年轻的皮肤衬得最最明艳，但十几岁女孩子大概只穿绣上小熊的棉布内衣才适合。不过这光景扮希腊女神也不能圣洁，尤尤索性慢吞吞地说："对不起，你踩到我的内裤了。"

她烫到一般跳脚，用指甲尖挑了甩过来，同时继续最恶毒的谩骂。在尤尤当时决绝的心

尤尤的复仇（29）

情来看，那些搔痒似的词汇不起作用，她款款穿好衣服，盥洗、化妆，甚至给自己温了点牛奶。女人卧室厨房客厅厕所地跟着她不停骂，指责她带坏了儿子，逼问她是什么目的，尤尤沉默——懒得说，她也听不懂。女人抓狂，有个时刻几乎要上前揪打，见尤尤开始收拾行李才罢了手。

东西不多，一点衣服和化妆品，妈妈的衣服和爸的卷宗，用个小拉杆箱子盛着就出门去。女人意犹未尽地还跟着，尤尤只好停步，转身说："我不会回来的，你放心。我走了。"她的语调够和气，女人脸色居然和缓下来，趁那双蛇一般的眼尚未精光聚拢，她阖上门走了。

街道灰蒙蒙，行人在光秃的道旁树下垂头走着，远处建筑工地萧条地响着金属敲击声。尤尤漫无目的走了会儿，忽然觉得全身给抽走活气般的一节节冷掉，竟跌坐在路边哭起来。

感情上她悲愁，理智上却已跑了神，哭着哭着，发现自己竟已在构想计划实施的细节了。

目前看要办两件事：找阮碧，找硫酸。而这两件事都不是凭己之力能做的，怎么办呢。她苦恼着，眼泪都忘了掉。

尤尤突然想起个人，她一拍额，用小臂裹了棉袄胡乱擦擦脸，拽起箱子一伸手，立马有出租极顺心地靠了边。

"师傅，去火车站！"

文哥是个"人物"，至少他自己这么形容自己。文哥四五十岁，横肉不少头发不多，金链金牙一样不缺，因为酒精灼伤的胃和肮脏的生活而拥有一副好口气。小破说只要他一张嘴她就会觉得自己怀孕了，头昏脑涨直害喜。文哥开着几个托运站，兼职干点坏事，常吹擂路子多野多野，他很喜欢尤尤，总想和她亲近。尤尤从不出去，他问过几次就不提了，为此小破和文哥走得满近，说他"不强人所难，在客人里挺难得"。

夜已深了，尤尤直接去了公司，在更衣室碰见躲酒出来的小破。她一手扶墙一手抚胸，边从俯身的动作努力仰脸："怎么回来了？"

"文哥来了没？"

"他？不知道啊，今晚我没跟他。怎么想起他来了？"

"今晚谁领少爷①？"

人干傻事时往往顺利得可怕，文哥当晚恰恰来光顾，他恰恰结交过几个户籍警，手下一小弟又恰恰是倒卖化学药品的，尤尤使了几个招数文哥即有求必应——不过找阮碧、找硫酸这俩要求同时提出实在奇怪，人家自然不免要问个为什么，这一问可把心虚的尤尤难住了。眼见她张口结舌一副要露馅的样子，小破假笑着接过话茬："她嘛，非说报纸上那富婆是她远房姑姑，要去认亲碰碰运气；硫酸是我要的，文哥你也知道我住的那个地儿，脏东西太多，得好好儿烧烧。"其实盐酸才是通厕所的正解，化学式就写在高中课本上，不过文哥懂什么呢，打个哈哈就继续喝酒摸屁股了。

对小破，尤尤自然是感激的，小破却不领情："别以为帮你圆场是因为我猜不出你要干什么。"她一寸寸观察尤尤的脸然后一字字说，"你、要、泼、人。"尤尤神色一变，待要解释却被她制止："毁容是让一个女人生不如死的事儿，你肯定特恨她。都恨成这样了我说什么你也得弄她，对不对？"尤尤没说话。

文哥效率满高，次日硫酸就送上门，不几天阮碧的下落也有了：她国内的公司在城里最贵的地段。电话里文哥语气殷勤："你可有的等了，她是忙人儿，预约都得排到来年了。我可是特意多打听了一嘴，为了你。"尤尤表面道谢得又惊又喜，内心里却好笑他竟会说"预约"两字，又呕他那句"为了你"：早知道他一定不会白白帮忙。不过管他的，待他主意

尤尤的复仇（30）

打到她身上，她早报过仇和爸妈做伴去了。

阮碧公司是那种入口处要用电子卡的门禁森严，一对接待小姐明艳又冰冷，由头至尾只一句“请问有appointment吗？”尤尤略一沉吟就被翩翩有礼地拒之门外。

回程尤尤低了一路头，想出个不高明的法子。她捏造了整套天花乱坠的简历，拣了条白裙子换上，往包里塞两块卫生巾又去了公司。

将求职简历面呈HR经理的请求毫无意外地遭拒：“对不起，公司目前没有空缺职位。”尤尤做出失望至极的神色，在那一对门神面前转身离开，走几步便痛弯了腰，手捧下腹一截截矮掉——她疼得如此逼真，以致冷酷的接待员竟也笃笃着高跟上前询问了。

“我……那个来了。”她咬着牙去摸卫生巾，“能不能借个厕所，实在来不及找别处，要……要弄脏了。”她涨红脸去看对方反应：显然她们为这个把MC叫“那个”、生理期穿着浅色裙子乱撞的老土可笑不屑，但同为女人的感同身受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怜悯占了上风，阮碧的公司终于向尤尤“芝麻开门”了。

把那一对窃窃的讽笑抛诸脑后，尤尤捏紧那来之不易的银色钥匙颤颤地走向厕所，她感到包里的液体在腋下微微摇晃，森冷的触感似乎蚀透织物向肌体侵来。

尤尤在厕所猫了三个多小时，透过隔间门缝，她看到各式各样精致的发髻、妆容和裙裾，可镜中搔首弄姿的面孔哪一张都不是她朝思暮想恨着的那个。难道她没来上班？再或者在她尊贵的总裁室里享有专用卫生间？糟糕！尤尤懊丧得一跺脚。

要下班了，人声陆续地嘈杂又渐次远去，公司一点点空了。尤尤终于出来，望着熄灯的办公区发呆。

她出着神，没注意走廊尽头的门开了，直到一个嗓音响起。

她没听过阮玫瑰说话却直觉是她：这声音并不悦耳出众，却足以将她从梦境打入现实；听不真谈话的内容，那声音却当当地敲在心上。

来人只顾交谈，没看到暗处的她，尤尤溜进一处隔断，钻在桌下扯张椅子隐住自己，别过脸张望。她先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谦卑地半低着头；而后看到那声音的主人：微凹的腮线、小巧的鼻翼、极薄的嘴唇，绝不平淡的棱角——这张脸曾在尤尤手中揉碎又拼接起来。她捏紧那张照片，手打着抖。

她拿出瓶子旋开盖攥在手心，盯死咫尺内仇人的脸。

她看到面前一切被自己推开，她跳出去，一扬手，整瓶百分之九十八的硫酸尽数扣上那女人的头脸，冒着白烟的液体欢快地留下脖颈，她的容貌瞬间发泡溃烂，腐蚀出白的肉红的血，周遭弥漫皮肉的焦臭，她可怕地号叫，间歇时能听到细微的嗞嗞声，是酸液在一口口撕啃那副皮囊……

尤尤让这景象在脑里演了不知多少回，任凭复仇的畅快翻腾得自己坐立难安，她甚至没够地练习泼硫酸的动作，每一次扬手竟都使她身心俱愉，她笃定自己绝不会犹豫。

可是她竟然犹豫了。要冲出去的刹那她想到了自己。她曾向往安详幸福地活着，让父母的生命以别样形式光彩地延续，而眼下这种同归于尽，究竟值不值得？尤尤打了个寒战。还犹豫什么？这是她的父母，她的仇恨哪。她又攥紧了瓶子。

只是当蛮力和愚勇重返体内时，一切都晚了。阮玫瑰已离开办公区，不知何时冒出来的一群人正抢着为她摁电梯，尤尤沮丧地看到保安正要进来。

保安打开门，擎着手电照了一圈，尤尤赶忙躲好。她听到阮玫瑰在远处大声训斥：“告诉保洁少用洁厕剂多用手刷，强酸气都飘到办公区来了……”电梯门关上，带走了稍纵即逝的复仇机缘，百分之九十八

的硫酸可耻地留存手中，尤尤瘫坐下来，四周围的昏暗乌沉沉吞没了她。

尤尤又回去上班了，可她不再按小破教的办法躲酒讨巧，客人递的烟酒一律来者不拒，夜夜喝到吐心呕肝，学校也不再去了。小破问缘故，她只答没心情，实际上呢，人一旦掉了魂，任是明知道下作的路也要堕落着走去的。

这晚文哥来，点着名要尤尤，少爷传话时告诉尤尤他们人和酒都来了不少，让她小心点，恰巧小破发烧没上班，以往如没她挡驾，刀架上脖子尤尤也不要去这种地方的，可此时她正钻牛角尖，没事还要造事出来，自然不管不顾了。

包间里阎王小鬼挤了整屋，尤尤一心求醉，想的只是怯懦幼稚弱小至此的自己不配好好活着，早就不顾已为砧上肉的处境，把送到面前的液体统统喝干，很快就头昏起来，她看着满眼飞快转动的扭曲人脸，觉着心底的坠痛似乎轻了些。

女人酒醉的丑态是不堪入目，尤尤看给杉山的自己却已不是这四个字能统概的：当苦寻尤尤的杉山狂喜地推开那扇最后的门时，他看到他的女孩半躺在一个黄牙烂口的老男人怀里，领口扯开，胸脯上混乱地铺开白色粉末，那老男人正凑了鼻子在上面陶醉地吸——而尤尤，他的女孩，一脸无动于衷地快乐，手还勾情地游移在那个肥腻的后脑勺上！

瞬间杉山就失了控，冲过去要把尤尤扯下来，房里顿时乱作一团，待尤尤终于聚拢了散掉的视线认出杉山，他已被几个马仔摁在身下。

尤尤错愕得停了思维，能想到的只是自己领口散着头发乱着酒气喷着，能说出的也只有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Hi，尤尤。"门口闪出个人。

尤尤的复仇（31）

“丁魏！你——”尤尤一口气没提起来，喘了两喘才续上，“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拜托他带我来的。”杉山声音低沉，“你走以后我一直在找你。记得你说过在?菖?菖冰场打工，我找到那儿，他说知道你在哪里。”杉山每说一句，丁魏就冷冷地笑半声，尤尤忍无可忍，甩个瓶子过去，他偏偏头躲掉，“急什么？你该谢我，这哥们儿找你找得快死了，要不是我，哼！我说哥们儿，”他冲杉山扬扬脸，“人你也见了，死心了吧？”

杉山没理他，而是直直盯着尤尤眼睛，字字顿顿：“死——心——了。”他要走却被马仔死死扳住，只能剧烈地晃动肩膀，尤尤回头看着文哥，眼里满是哀求。文哥一摆头，马仔退走，杉山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醒了大半的尤尤只好再喝。

尤尤根本不记得喝了多少，她想去洗手间时已站不起来了。文哥一行哪管她的死活，眼看她挣扎只一味讪笑，尤尤只好半跪半爬着出门让少爷给搀去。

她醉得解不开裙子，急到弄脏了手。在洗手间外的盥洗台看见镜中的自己，青白的脸上一双大黑轮，两颊凹陷双腮潮红，脏乱得像个疯子。她耳里响起奇怪的声音，走廊变得缤纷多彩，走来走去的人仿佛游荡的热带鱼般令人愉快，尤尤有些开心，伸出双臂想抱住谁，后腰一软磕倒在大理石台面上。

7

她难受极了。像有蛇从喉管爬进去，钻在胃里死命吸，体内翻江倒海，醒不来，魆黑中锣鼓铙钹齐响，就要把头撑炸。无休无止的呕吐让她疲倦至极，起初还能感到苦痛，渐渐地竟没了知觉。

尤尤醒来时周身冰冷，她睁圆眼，发现这是夜里，被衾散放整洁的气味，触感陌生。她坐直身环顾，先看到晚风撩拨窗帘，轻纱曼舞之后是半掩的窗子和大片的夜空，城市的喧哗从遥远的正下方传上来：哦，这儿是临街的高层。对面白墙上的钟在模糊天光中看不清时间，房间陈设简洁得不露声色。

尤尤吐了口气，再一转脸，吓得不轻：床上竟还睡着个人！

他背对她，宽肩，光头，看身形显然是男人，尤尤侧耳听他呼吸深稳，已是睡熟了，便轻悄悄下床。感觉一凉，低头看时，原来周身只剩一件宽大男衣罩着内裤，悲凉顿时涌上心头。

她溜出卧室，推开最近的门躲进去，倚墙坐下。头依然疼，竭力搜罗的记忆也只到晕倒在洗手间门口，把脸埋进手心，泪就顺指缝流下来。

她很快止住哭泣，擦擦眼穿过走廊，月光照过黑橡地板，脚趾苍白。

尤尤在厨房找到刀，正回身要找他理论，突然一团黑糊糊毛茸茸的东西蹭过脚边，她吃惊不小，不禁呀了一嗓。卧室的灯登时点亮，听着他走了过来，她有些慌，四下乱找，发现刚才那一团原来是条小小的狗，便急忙抢过去拢住项圈，把刀假模假式罩在狗脖子上："别过来！"他在门口站定，面孔隐在黑暗里，哼了一声："刀拿反啦。"她赶紧把刀背翻过来："你对我干什么了？"想厉害，气势上却已低了一截。

"我？"他抱着臂气定神闲地靠住门框，"干好事了。"

"我要告你！"她思忖了一下，"告你迷奸！"

他爆发出好一阵大笑，久到她甚至有些尴尬，才说："那我要告你什么？参与色情活动？还是非法使用明令禁止的毒品？"

她蒙了，脸烧烧地讷讷："我没有……参与色情活动，我——等等，"她抬起头，眼中透出明显的恐惧，"毒品？"

他走出黑暗，俯身到她面前，慢慢地说：“是啊。毒品。”他现出狠毒的神色，“又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你们这些孩子，年纪小小的能不能别这么虚伪？自己把自己糟蹋成这副德行，现在又来装无辜。”

尤尤知道自己犯傻去了不该去的包间，但那些浑蛋怎能这么胆大妄为？！难怪那么痛苦那么难受，他们究竟对她做了什么，让她吸大麻？或者，给她注射？学校安卫教育上看过短片，吸毒者的惨状刹那于脑中爆炸，尤尤又哭，这回纯属吓的。

他见她不像装出的可怜，就不再吓她，换了种稍好的态度：“瞧给你吓的。是毒品，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G毒听过吗？你被人灌了那个了。香港管这东西叫迷奸水，不用我再解释了吧。”他拿走她的刀，把小狗拎到怀里准备回卧室，“好了，别让这小东西叫了，邻居会投诉的。”

她追过来到他面前：“那我，有没有，我——”

他扯起嘴角笑笑：“落我手里，能没事儿吗？”她变了脸色，他却又说，“瞧瞧。还挺臭美。我是老男人，对你这种丫头片子没兴趣。”

“那为什么，为什么你和我睡一起，还脱我衣服？”

“哈。你给人弄得烂泥似的，瘫在厕所门口，裙子也尿了，我带你去医院洗胃，你吐得昏天黑地，回来以后继续吐，我三床被子都给你祸害了，现在铺的盖的都是才买的，不睡一起，你让我这恩人躺木地板？”

“那，你为?么救我？太不正常了。”

他第一次现出认真的表情，皱起眉，打量了她足足两分钟才开口：“明天要上班，能让我继续睡觉吗？”尤尤还想问，他一扬手走了。

尤尤的复仇（32）

喂些给它，它蹭在脚下撒欢，她便唤着名字逗它，它抬起前爪够着她膝，湿湿的小鼻子凑到面前来。她有些开心，又把桌上巧克力剥了喂它，它吃得高兴。

尤尤走去窗边，楼下是一座高架桥，绿树的绵延告诉她这里该是市郊。她想他是谁干什么的为什么救她呢，正发着呆，身后一阵哀叫，回头时小狗已痉挛在地上，冲去抱在手里，它喘得厉害，口边一串涎沫，她跳起来往外跑。

最近的宠物医院也要半小时车程，赶到时小狗已冷了。她哭着回去，在电梯口等他到天黑。

她埋着头，没见到他出电梯："嗬，真没走啊，进不了门了，嗯？"她抬起头，他把手里几个购物袋递给她，"给，好几年没给女人买过衣服了，导购说小女孩都喜欢这牌子。"她没接，因为仰着脸，泪从眼角直接流到鬓角，他蹲下身，"扔了你的就该赔一套，拿着。哭什么，又不是赶你走。"她哭得更凶，从膝上把小狗捧给他，抽噎着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狗不能吃巧克力，医生说，说……"

他脸色登时变了。

片刻，他从她手上夺过小狗，购物袋扔在地上。他进家，她想跟着，他却把门砰地关了；她想敲门又不敢，就那么站在门口，垂着头。过好久他才出来，捧着个大盒子，脸阴沉沉："跟我走。"他紧攥住她，拖拽着把她扔进车里，车都没热就弹出去，路上没话，死踩油门。

路远，尤尤渐生恐惧：他反应是不是过激了？自己住，对女人好像也没兴趣——这老男人难道心理有问题？景色越来越荒僻，天也黑得彻底，她抖两抖，寒气就打心底泛上来。

车终于停了，尤尤跟他下车，周遭竟是墓地。她竭力掩盖情绪，一面失望地发现公路两端都是黑的。他们往高处走去，他仍是沉默。

他在一块墓碑前站定，把盒子放下，愣了半晌才说：“Terry挂了。其实它岁数也不小了，只是想不到它没能寿终正寝。”拉尤尤到身边，“是这笨女人害死它的。她不小心的。”又静默好一会儿，才拿出不知何时带着的一把小锹开始挖坑。深夜，在墓地掘坟，真是毛骨悚然。他挖好一个小小的坑，放进盒子盖好土：“很久没来看你了，这次送Terry来，陪陪你吧。”

他转身离开时尤尤趁机趴在墓碑上看了看照片，是个年轻女孩，笑得灿烂。她想找名字落款，被他拽走了。

归途她胆大了些，试探着问：“Terry是她的狗吗？”

他没答。

“她是你女朋友？”

“不想说。”

“哦。”

第二天尤尤离开了，他没赶她，只是她觉得他很怪，再待下去不大好。小破问东问西，她只说去看个亲戚，又提醒她当心文哥。

尤尤本以为不会再见他，不料很快发觉少了极重要的东西：爸的卷宗。大概为心底踏实，这几年她常随身带着。她记起是抱小狗出门时太急，落在了他的住处。只好当晚旷班去找他。

她特地去得晚，他在家，很快应了门。见是她，便一笑：“不辞而别，当你就此消失了呢。”她也一笑：“我也以为再不会来了。”他让到一边，她进门。

尤尤把手中一直捧的玻璃缸摆上桌，他在她对面坐下：“送我的？”“嗯。我知道不能代替Terry，可它们讨人喜欢，也好照顾，隔几天投食换水就行。”她把小龟放在手心，示意他接去。他摊开手，小龟从她掌心蹒跚地爬到他手中，她偷眼看他，他却也在看她：“你怕我？”

她摇头，又点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原来我胆子大，后来不了。”
“原来是什么时候？”

尤尤的复仇（33）

“小时候。”她站起来，理理裙子，又坐下，“我这次来，是——”

“哦，等等。”他进屋，出来时拿着那本卷宗，“你忘了这个。”

“嗯。”她急忙接过来，打开检查时不对劲，有些文件的次序变了。她抬脸，声音很怪，“你看过？”

他点头：“Sorry，职业病。”

“你！”她真的生气了，“你怎么能随便看别人东西！”要走。

他不拦她，反在沙发上换个舒适的姿势，向后一仰，慢慢说：“你妈不是你爸杀的。”

他声音很轻，在她耳里却仿佛旱雷一般。尤尤握住拉开一半的门傻在当地。

她走向他，步子快到脚下磕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谁的卷宗？你认识我？你是谁？你为什么救我？你知道些什么？”

他手一伸。

她不明白。

“卷宗。”

她反倒把文件袋握紧了。

“又不会给你弄没，拿来。”

她不情愿地、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随便地接去，掏出内容：“你记住啊，证据这东西就是王八蛋，只会欺负外行和傻瓜。”这种轻蔑的话自然带几分侮辱，他却用指尖点着制止她发作，“喏喏。急什么，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这份卷宗，可谓黑白分明图文并茂，嫌疑人杀死受害者的事实似乎铁证如山了，但我不出几句就能把它彻底推翻。不信？不信就听我说。”他往旁边挪挪，拍拍坐垫。尤尤狐疑地坐下。

他首先把文字材料和现场照片在面前排开，尤尤背过脸去：妈妈肢体凌乱血肉模糊的模样她从不敢细看。“看着，难受也得看着。”他把她扭回来，拿根签字笔准备涂画，她大叫，把东西统统揽进怀。他

好笑："怎么，保护这么好，难不成还想揣着它们进京告御状？"她埋起眼："你怎么就断定不可以，没准有天……""幼稚。"他冷冷地打断她，"即使真让你告成了状，人家也不可能用你手里的取证材料，司法程序，你当是闹呢？"他蛮硬地拿过去，在一行字下画了粗线："念念。""死因，一次性钝器击打枕部导致冲击伤并硬膜外血肿，多次戳刺导致主动脉大出血……""停。我告诉你，在钝器打击中，第一击是不会出血的；你再看看现场有多少血，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血，至少有一半是钝器打击造成的喷溅痕迹，那么'一次性钝器击打'就站不住脚了。在取证，尤其是刑事案的取证中，一个错误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串错误的存在，所以往往发现一个疏漏，整个案子的调查都要推翻重来。下面我们再看。

"凶器。问题也不小。两种截然不同的伤（钝器击打伤和戳刺伤），只找到一个凶器（锤子，即钝器击打伤凶器），戳刺伤凶器，不论是什么，都没找到。想想看，如果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可能将一个凶器带离现场而留下另一个吗？好，第二点，锤子上的带血指纹是指证凶手的主要根据，但这个位置不合理。"他用报纸卷筒示范给她，"杀人是个累活儿，按卷宗里写的'一击毙命'，凶手更得用尽力气把锤子抡圆了，但这组指纹却是握在靠近铁头的地方，人们连敲钉子都懂得让力臂长些，握住捶把会更省劲，杀人时却不明白了？第三，你爸不是左撇子吧？"她摇头，张嘴要问，给他制止，"一会儿再告诉你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爸的案子。如果他惯用右手，那杀人时也只可能使用右手，而这个指纹，是左手的。"他让她握住报纸筒，指给她拇指和其他四指的排列状况，当她明白右手不可能摆出照片指纹显示的握姿时，惊讶得张大嘴盯着他，他不做回应，继续说，"这个左手指纹很可能是事后握上去的，也许是其他原因，但我的推测是他人嫁祸给你爸。"他站起身，"疑点还很多，鉴于你的消化能力和接受程度，我暂时先说这些。至于我怎么知道这是你父母，很简单。第一，你时刻带在身上的东西，边儿都磨毛了，这么珍惜一定是至亲至近的人；第

二，你喝醉那晚我想找你住址，看过你的包，你没身份证，但学生证上有名字，你和卷宗里的人一样都姓尤，我就大胆猜测了一下；第三，刚才你提到小时候就坐立不安，我是律师，心理分析还是略懂的，你那样，明显是创伤后遗症（重郁发作）的表现，这就更验证了我的想法：过去在你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而秘密，就在这本卷宗里。”

他把卷宗扔在她面前，她静静地看着他。见过几面了，她却是第一次仔细看他。他长得很厚很高，是那种运动员的身材，眉目爽朗，留着杂乱的胡楂，是个光头，剃得发亮，表情总像要对人发火似的。

她显然听得意犹未尽，他却摆摆手表示不讲了：“太晚了。你睡这里，还是我送你回去？”

几天后尤尤再出现在他家外，来应门的他现出一副“果然不出所料”的表情：“这就是多嘴的后果。你现在希望我为你爸洗脱冤情了？”她清清嗓子想进门，他把胳膊撑住门框。

她低头从他臂下钻过，顺当地进屋，大大方方坐下，表情理直气壮。他只好关上门，走过来坐在她对面：“你听好，这案子我不接。第一，律师接官司是要看胜诉率的，这案子好几年了，不论材料、证据、办案人员，还是现场、目击者、当事人，都太难找到或者还原，我给你红口白牙地空谈是一回事，真正的法律程序是另一回事，没证据，什么都扯淡；第二，不怕你受不了，坦白说从卷宗看，这案子里谁偏向谁太明显了，幕后显然有大黑手指使，我不想惹这身臊；第三，我不接刑事案。我是专打经济案的，从涉案金额里按百分比抽取费用，说白了，我很贵的，你付不起。何况这又是外地案，反复考察取证的费用，你出不了难道要我倒贴吗。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小朋友？”

“我……”尤尤想找些理由说服他，却发现自己根本没话说。

尤尤当然不甘心。

几天后她又来找他，带着装满了硫酸的瓶子。她把瓶子放在他面前："这是一瓶百分之九十八的硫酸，遇见你之前我带着它准备去泼仇人。"

他好整以暇地看她："你威胁我？"

她笑了："我？泼你？不不，我没这么想。我只想告诉你，这就是我，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报仇的办法。我在最后一刻退缩了，我想过很久，觉得自己蠢；然后遇见了你。你让我明白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更强的人，我隐约觉得你会比我的仇人更强。所以我来找你。如果你是那个愿意帮我的人，那最好；如果你不是，我会继续找；实在找不到，我会让自己成为那个更强的人。我已经很久没上学了，今天我去学校复了课。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学，现在知道了。有的是时间，我不急。"

他居然在认真听她的傻话。

这让她感觉到一丝松动，于是把排演好的话说下去："你提到了费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这不是纯粹的刑事案。我爸出事前手里有笔钱失踪了，具体数目我不知道，但这个女人——"她把阮玫瑰的报纸拿出来，"她一度和我爸很亲密，我爸出事前她也失踪了，再出现，就成了这个人。我敢说，钱一定是被她拿去了。那些钱是公款，如果能追回来，你能不能抽百分比？"他看了报纸，却没回答，她只好又说，"要是不能的话，我现在没钱，但我会一笔笔记下来还你，我会的，我还可以——"

"要听我的话。"

"什么？"

"我说今后都得听我的。暂时我还没计划，但毫无疑问这是大工程，如果你不能做到全力配合，我随时退出。而且，"他握拳撑住下巴，然后伸出手指指着她，"你听好，我不是为了什么正义或者同情，我也绝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别摆出受害者的样子给我看。"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她掩饰着喜悦，刚背台词的忐忑依然缠在心底没散去。

“你爸现在什么状况，是死是活？”

她失神摇头：“出事后我就跟他没联系了，你也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杀了我妈，所以……”

“行了，刚说别装受害者。我知道了，我得打几个电话，你先回去，要好好上学。”他拍了拍她的头，这让她觉得好笑：这老男人真当自己是家长了。

尤尤的复仇（34）

然后的日子尤尤没上班，她很乱。心情往往是这样，洪水到来时只能被卷着走，浮沉翻滚中想的只有活命；终归爬上岸了才记起旋涡的恐怖、窒息的痛苦乃至生死的抉择。平静下来的她，有时仍后悔临阵脱逃的怯懦，有时又充满复仇的狂热，有时矛盾于父母旧事的翻覆，有时迷茫将来的漫长不可知，更会怀疑光头律师的承诺：他已二十多天没声息了，这样一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人，帮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他到底是不是在帮她呢?

在那些氧气不足的阴暗包间里她根本无法思考，她只能安静地上学，在来去学校的路上整理自己。尖顶的小房子上有白鸽群，夜晚蛋糕店橱窗中有奶油闪光，或者冷饮店小妹松掉的辫梢——这些琐碎的情景每天每夜在眼前闪过，不知怎的会记起老早忘却的童年幸福，她尽量淡定地踩着步子，想爸爸妈妈都太可怜，就那样被一个也许永远都无法解开的阴谋碾碎了。

第二十六天他终于来电话了，让她跟他出门，她警觉地问为什么，他在那端笑得胸腔共振："想太多了。让你听我的话，你第一反应肯定是我要吃了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她窘得说不出话，他笑了一阵才说，"打听到你爸的下落了。还拖着没判，在看守所耗日子呢，你跟我去看他。听好了，两件事。"

爸还活着！她脑里嗡嗡一通才回过气，忙不迭点头："你说你说！"

"两件事。咱们三天才能回来，跟班主任请假，说老家亲戚死了；第二，把作业带上。"

他们搭的是晨间火车，窗外天气晴好，似乎能看到风划过的纹理。尤尤看会儿景色，便扭过脸研究光头律师，他把半张脸和整个视线都埋进报纸，看得极为认真，以致突然发话时吓了尤尤一跳。他头也不回地说："你已经看了我二十分钟了。"

“呃……我是在想你让我带作业的事。”她托住下巴，认真地说，“我是说啊，你还让我跟老师请假。咱们是去办大事的，干吗还计较这种小事？”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想。”他一抖报纸放在膝上，侧脸看着她，“目前对你来说，报仇自然是头等大事，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以后？”

“有一天你会报仇，然后呢，你怎么办？”

“我真的能成功吗？真的吗？”她兴奋起来，满脸的自我膨胀。

“瞧瞧，多幼稚。咱们这样，假定你报仇成功，你要做什么？你靠什么生活？你的目标是什么？难不成再找个新的仇来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不从现在计划好自己的将来，不仅报不了仇，还很可能变成个女疯子。所以，好好学习吧你，小丫头。”他重新拿起报纸，却良久没看，后来咕哝一句，“复仇不是为了死者，而是被遗留下的人的自我满足。”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的。尤尤听不清问句“什么”，他摇头，“有天你会明白的。”

爸的看守所在那个小城市的边缘，尤尤他们到达时已是一副黑压压的景象，大铁门像怪物的嘴，没有白森森的牙却更怕人。尤尤心一揪，跑到近前怯怯地看，回头问：“咱们怎么进去？”

“飞爪锚钩，一翻就进去了。”她瞪眼，他一笑，“当然不可能了。明天去，今天探视时间早过了。”

“那现在呢？”

“现在，”他掏出电话，“喂，徐吗？是我。不劳大驾，我已经到了，门口，出来吧。”

当晚饭局，光头律师和徐警官及一干跟班推杯换盏称兄道弟，桌上的菜色从油光碧绿上到酱亮红脍，人们的脸色从珍珠粉喝到猪肝红，爸爸的事却只字未提。尤尤云山雾罩，心底越来越急，捉机会把他扯出雅间：“怎么回事？”“你不用管，我心里有数。”他推开她往厕所走，“这帮王八羔子，太能喝了……”

尤尤的复仇（35）

爸的看守所在那个小城市的边缘，尤尤他们到达时已是一副黑压压的景象，大铁门像怪物的嘴，没有白森森的牙却更怕人。尤尤心一揪，跑到近前怯怯地看，回头问："咱们怎么进去？"

"飞爪锚钩，一翻就进去了。"她瞪眼，他一笑，"当然不可能了。明天去，今天探视时间早过了。"

"那现在呢？"

"现在，"他掏出电话，"喂，徐吗？是我。不劳大驾，我已经到了，门口，出来吧。"

当晚饭局，光头律师和徐警官及一干跟班推杯换盏称兄道弟，桌上的菜色从油光碧绿上到酱亮红脍，人们的脸色从珍珠粉喝到猪肝红，爸爸的事却只字未提。尤尤云山雾罩，心底越来越急，捉机会把他扯出雅间："怎么回事？""你不用管，我心里有数。"他推开她往厕所走，"这帮王八羔子，太能喝了……"

喝到春色满园江山大好，徐警官送他们到安排好的酒店，下车时喊一句："我回去让他们把犯人和资料准备好，明儿老弟来就行！"光头律师一扬手。

回房间时尤尤疑虑未减，他才稍稍解释："看守所没判的人不许探视。再说你爸给关到这儿绝对是有人打过招呼的，正常渠道咱连人都见不到。这姓徐的是我一师兄，我跟他说帮导师出书，急需个你爸那样的案例考察考察，等这么久才逮着个机会。"

听他这么说，整晚的怀疑甚至恨意一扫而空，尤尤的语气不禁和缓许多："你，你是不是很难受，我帮你泡茶。""不用。睡一下就好。"他已迷糊起来，嘴里乱念，"浑蛋们太黑……把我一件儿五粮液都他妈喝光了……"

次日晨，尤尤早早给他拍醒："起来。我跟你说啊，这回进去你是我书记员，只管打字，不许说话，更不准哭，见了你爸装不认识，你

敢发神经我把你扔出去的。记住了？”她点头，脑袋却往被窝缩。

“怎么？让你起床，赶紧着。晚了进不去了。”

“你杵这儿我怎么起。”

他哧儿一笑，递给她套衣服：“穿这个。”一边咕哝，“忘了自己醉成过什么样，你什么我没见过。稀罕。”一边还是走出去。

他准备的是黑西装，短衣窄裤，最合体保守的样式，上身后确实职业不少，他却不满意：“会化妆吧？化个淡的。头发盘起来，盘高高的。”她依样装扮了去照镜子，足足大了七八岁，尤尤的身材已长到美好成熟，看去倒像回事。

到那儿他又嘱咐她几句，才由一个小警察带着七拐八拐进去，在审讯室里间等了好一会儿，门才给打开，一双手把个人推进来，脸上脏的，低着眼不看人，可不就是爸。尤尤见他形容枯槁，全不是记忆中意气风发的模样，之前的记性就有些忘了，要落泪，被光头一个厉色制住。

问了几句话，渐渐觉着不对劲，爸答得极慢，不像思索，倒是反应迟钝的样子，又坐在原地揉眼皮，目光呆滞。光头律师便抬头看那一同进来的警察——尤尤也认得，是昨晚酒桌上的熟面孔了。只听光头律师用商量的语气说：“是不是让我和他单独谈谈，这人似乎压力很大？”那小警察想了想，给姓徐的拨了电话，又蹲下身把爸一只腕子铐上审讯椅，出去前说了句：“我就在外面。”才掩上门。

几乎同时，尤尤扑上前压低嗓音：“爸！爸爸！是我啊尤尤！”他懵懂地抬脸，一动动移着眼珠，半晌，那眼中似乎闪动了光，下一刻却呀呀哭起来，涕泪流了满脸，冲出几道黑沟。尤尤手里握着他的手，干瘦得只一把筋，她低头端详，那手铐里的腕子还没她的粗，脑里耳畔轰的一声，待发作却不成，给光头律师捂住嘴甩去一边：“你给我老实点！想坏事吗？净帮倒忙的东西！”她纵是一万个不满却也不敢再闹，看着他上前，掀开爸的眼皮仔细端详，又慢慢地问了他一些话，爸都答得似是而非。

他叹了口气，起身去开门，对着外面说：“我们聊差不多了。”

归途他一味沉着脸，尤尤很怕，却还是忍不住问：“我爸……他怎么了？”

他看着窗外，脸更黑了：“精神不大正常。他们这种当官半路进去的，不少都或轻或重地有这种情况，他算严重的。估计这几年没少受罪。”

“你能不能给他当辩护律师？听说这样就可以探视了，是吧？”

“我怎么可能没想过。只是这事儿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单单跳出来说要翻案，除了打草惊蛇什么效果也不可能有。”

“今天……我……”她声音低下去。

他不耐烦地摆手：“算了算了。以后你记住听我的就行了。”他掐掐眉心，“看来我真得好好想办法了。”

8

从看守所回来，尤尤的日子暂时回复了正常。光头律师没再出现，但尤尤记住了他的一句“急不得”，学校里又恰恰默默地走到要高考的光景，功课着实忙起来，就把精力渐渐堆到背单词做卷子上，公司都去得少了。

在尤尤十九岁的生命里，少有这样宁和平淡的时光。她穿着白衫黑裙，头发梳成笔直乌黑的马尾，坐在微敞的窗前写习题。教室里，上课压抑下课喧嚣，她仿佛从不曾在其中一样。周遭孩子看不懂她，一并以为她神秘疏远，不知道，在这女孩紧闭的心里，关着怎样的心事。

一天尤尤做语文阅读，读到周素珊的《第一次真好》，作者写她第一次看到硕果累累的柚子树，尤尤顿时五味杂陈，她想到月亮树，想到杉山。“第一次真好，第一次的感觉真奇妙。细细回想，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第一次’值得你迂回品味？有多少‘第一次’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初恋该是同龄女孩最好最奇妙的“第一次”，对尤尤，却不然。

她第一次靠杉山的肩，杉山第一次亲她的眼睛，两个孩子第一次赤裸相对，这些记忆都要和他们那张黑白婚纱照一起，压在不见光的覆满尘埃的箱底。

尤尤把脸扭向窗外，初夏的叶子不知愁地摇曳，她轻轻叹了口气。

那张习题却一直没有做。

尤尤的复仇（36）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光头律师打电话要见面，说就在校门口等。她跑下楼，他远远摁喇叭，她奔过去见后座放着行李：“你要走？”

“接了个案子，给国企谈判当顾问，要出趟差，过一阵儿才能回，走之前有些事跟你交代。”他示意她上车，“你爸案子证据不足——”

“那卷宗不是——”

“卷宗里全是对他不利的证据，只能参考，真打起官司不能用。”

“那怎么办？”

“重新搜集证据。找证人。”

“现在我爸这样，只剩阮碧知道所有事，她怎么可能说实话？”

“所以必须从她入手。而且，”他顿了顿，说，“那笔钱，看来也只有她知道。”

果然！她心底一抖：他果然还是为了那笔钱！

“需有个可靠的人接近她，我呢，目标太大了，不少人认识……”他似乎很头疼。

她稍做考虑，心一横：“我去。”

“你？”他盯住她几秒，问，“她见过你没有？”

她摇头，急切地问：“我怎么接近她？”

他没答，好一会儿才说：“接近她挺困难。先做准备工作，你办身份证了吗？”

“快了，学校给统一办。”

“你不在学校办。我给你办，你得改名，跟我姓。”

“为什么？”她刚问出口就点了头——爸的姓是不能用了。

“我大哥的女儿一年前离家出走了，还没到宣告失踪的期限，你先顶她，户口迁出去。你想叫什么名字？”

她想想说：“叫格格吧。”

“这名儿逗。有来历吗？”

她垂下眼："爸妈以前都这么叫我。"

他哦了声，视线转向窗外，有点不平静：这是她第一次见他泄露情感，竟些许不是滋味，遂赶忙问："我要姓什么？"

他回转脸，分明是满眼惊异："你不知道我叫什么？"

"你没说过啊。何况咱们也不熟。"

"都认识这么久了……"他笑，"我叫齐东。以后你得叫小齐叔叔。"

"臭美。"她脱口而出。

"不说了，身份证的事挺麻烦，得快办，一定要赶在高考前，到时你跟着户口去外地考，要不上了大学就不好改了——对了你学习怎么样？考得上吗？"

"还行，考考看吧。"

"嗬，还挺自负。好了我走了，还得找趟你们老师。"

"干吗？"她又警觉起来。

"以小齐叔叔的身份声明你要转学了呀。"

高考前一天，尤尤独自到达外地小镇，在考点附近找了间廉价招待所安顿下来。夜晚，她躺在半地下室房间潮湿的铺上，看那扇小气窗泄露的半抹月光。夏虫啁啾得热闹，她只觉着孤独和迷失。

头天考得还算顺利，只是在卷头写下姓名"齐格格"时，尤尤感到一丝慌乱：从此就不得不告别过去的自己了。那么以后的她，到底是谁，是谁呢？天气阴沉，走出考场时，她看到低垂的灰尘，湿热的暑气和等待的人群，但密密麻麻的焦急的面孔中没有一张是她的父母。

孩子们小鸟归巢般被家长领回，尤尤穿过人潮，慢慢走回她的住处去。

第二天要考她最怕的数学，竟是怎样也无法入眠，翻覆间觉得身体的不对劲儿，一摸，腋下竟隆起鸽蛋大小一个鼓包，湿乎乎硬邦邦，摁去是微微的疼——什么，难道大仇未报就这样要死了吗？正要胡思乱想手足无措，电话响了。

是齐东："在哪儿？我到了。"

尤尤吃惊还没退，他已在门口了，她讶异："你怎么来了？"

"手里事儿刚好清了，来看看。"他想找地方坐，很快就放弃了，"怎么样，考得？"

"还好，只是……"她抬起胳膊给他看，"刚发现的，会不会是绝症啊？我有点怕。"

他低头仔细检查了一会儿，沉闷地说："好像蛮严重的。"见她吓得脸色变了，才一笑，"没事。淋巴结肿起来了，过度紧张造成的。想当年，我第一次上庭前也闹过，不过，是肿在这里。"他指指脖子，"现在，收拾东西吧。"

"干吗？"

"走啊。"他鄙弃地环顾四周，"这地儿能住人吗，你是考生诶。"

换了住处，他看着她睡下，又说："甭怕，好好睡觉。明儿小齐叔叔陪你去。"

他掩门离去，走廊的光透进一条映在她脸上，旋即黑掉。尤尤躺在干燥馨凉的床上，想着"明天那扇大铁门后面也有人等我了"，安心睡去。

报志愿时尤尤去找"小齐叔叔"商量，他坚持得在本市上，原因是方便联络，又说还有重要目的以后再告诉她；尤尤想守着公司也好赚学费，两人便一拍即合。"小齐叔叔"指导她选了一所性价比高、稳妥保险的大学，没悬念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入学前尤尤想拉齐东出来聚聚，好兴致地叫小破一起，小破却甩脸一句"不去"，尤尤给兜头一盆冷水泼得心中不快，转念想起考前收拾行李去外地前，小破似乎不大高兴，当时顾不得问，此刻便耐下性子?："你要是对我不高兴就说啰，这么怄着何苦。你我还有什么不能说？"

小破转过身，立着眼睛："你到底还当不当我是朋友？"

"这话从哪儿说起啊？"

尤尤的复仇（37）

“自打我给你那张报纸你就不对头了，失踪大半个月，回来就找文哥，又找硫酸的，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可以。可看着你一阵儿兴奋一阵儿又丢了魂儿似的，我心里多难受你知道吗？这半年呢，也不知认识了什么鸟人，隔三差五玩儿失踪，照样啥也不说——好姐们不就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你这样，是信不过我，还是干脆就瞧不起人？现在又来搅我，怎么，吃散伙饭啊？告诉你，今儿姐姐我还不奉陪了，要去自己去！吃完好挽着你那了不起的鸟人当他妈大学生去！”

一番话说得尤尤又惊又愧，气愤中心底还蹿起一股暖和气儿：惊的是小破的心思竟如此敏感剔透，愧的是自己竟长久地忽视了姐妹，气的是小破竟那么想自己那么说齐东，暖的是小破和她之间竟是这么的亲密！

她愣在当地百感交集，小破哼一声要走，尤尤赶紧拽住：“话我都听在心里了，要还当我是朋友，就听我说完，行不？”小破端详了一会儿，撇撇嘴，一点头。尤尤笑起来，拉着她到一边坐下，把自己的故事，从显赫的家世、跋扈的童年，到突发的祸事、亲人的暴亡，再到迷茫的流浪、懵懂的复仇，以致齐东的出现、如今的境况，原原本本讲给了她，讲得极细致漫长，白昼都给讲到了黄昏。小破听得掉了泪，尤尤讲得却从容，只觉随往事的倾吐，自己也给洗涤了一遍。

末了，小破用力摇摇尤尤双肩：“都明白了！对不起，讲这些你不好受，你的难处我懂，以后不会强迫你解释了。”

“怎么说强迫呢。有人听我说这些，挺好的。走，咱吃饭去，介绍那个‘鸟人’给你认识。”

一对女孩子嬉笑着打扮了出门去，尤尤为和小破的友情庆幸愉快，却没想过，于小破的过去现在，她所知甚少；至于其中就里，自然更不会追究了。

吃饭时，齐东和小破的见面很怪。虽极短暂，但分明给尤尤看到两人交换了一个“原来是你”的眼神，而后小破讪讪的，齐东就冷冷的。她忍不住问：“你们认识？”小破笑笑：“眼熟。齐大律师是不是去过我们那儿？”齐东也笑笑：“和当事人去过。”又补充道，“噢，我和尤尤也在那儿认识的。”两人的轻描淡写极自然，尤尤想来合理，也就不再多问。

比起之前，大学要宽敞了许多，人、事却也芜杂，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尤尤向来和校内同龄人少有共同语言，除去上课和做作业，她的时间在校外过得还多些。不在公司炒更时，也随齐东跟跟案子、赴赴饭局——齐东的应酬很密，酒桌上谈的多是废话，一转眼正事却办得停当，有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这点去看爸时尤尤已见识过。

她私底问他，他答得简洁：“在中国干这行，想吃得开，专业强、能说还远远不够，得认识人。公检法就不用说了，各衙门口、三教九流，上要通天，下得探地。”他在纸上写下“人脉”二字递给尤尤，“关系学。西方人管咱这套叫‘relationship’。小丫头，小齐叔叔可又给你上了一课，好好学，对你的茁壮成长大有裨益啊。”

尤尤虽对齐东的语气态度老大反感，潜移默化中却已在用他的世界观考量周遭，所想所说所做和通常大学女生也渐渐不同。

尤尤同寝的女孩子，家里做官的经商的务农的市井的，来历各不同，可话题无外乎减肥臭美谈恋爱，最高尚也不过社团奖学金，这种平安幸福哪是她尤尤有福消受的；况且女孩子成为体己的必由之路是分享心事和经历，连名字都是假的“齐格格”又能给听众们讲什么呢。

渐渐地有了隔阂。

一队女娃孤立特定一个女孩子时，往往要说闲话，但她们对她实在了解得太少，话题仅限于她超出大学女生平均水平的消费能力，和她的“老男朋友”——届时尤尤的课余时间宽松了许多，公司给的酬劳自然水涨船高；而齐东虽然神秘，偶然也会被瞧见的。

本来矛盾很浅层，摩擦也仅限于尤尤撞见有人偷用她的护肤油，甚或落在床上的饭卡莫名地被划光了钱，又或者雨后回到寝室发现只自己晾的衣服没人帮着收。女孩子的邪恶多带着点儿孩子气的可爱，尤尤并不在意。

大一夏天的某个周末，尤尤接到齐东电话，背景乱，信号也差，只听到爸出事了，让她尽快到车站，说了几句就断掉再打不通。尤尤正在图书馆，书牌没换就往寝室跑，路上头昏脑涨，深一脚浅一步都不知往哪儿踩。

在寝室门口遇到同屋的老四，正出屋锁门，见尤尤来，也不招呼，反而继续把那大锁挂好，头也不回地走了。尤尤无心计较，进去胡乱收拾些东西就赶去会齐东。

他已买好了票，尤尤刚到就上车，两人把话说了一路。

原来，从看守所回来齐东就着手帮爸争取精神鉴定，其间爸的状况恶化，出现过几次失禁，齐东担心尤尤胡闹一直瞒着她。幸好鉴定申请批下来了，医院也给出了“脑器质性精神病”的结果，但检察院认为案情涉及人命?影响稳定，且爸犯罪时有刑事责任能力，拒绝了取保候审的要求，人仍关在看守所。

情况刚交代到一半尤尤就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我听不明白，怎么鉴定？什么影响稳定？这事归谁管？我爸都这样了，怎么能还那么关着！”

齐东做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就说讨厌外行。什么都得两遍，说一遍，还得翻译一遍。”他把术语都写下来指给她看，“听好了啊。刑事诉讼法告诉我们，像你爸这种情况，犯案在前发疯在后的，是不能判无罪的，但可以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医院说他确实疯了，就能取保候审，即使没钱没人，至少也能监视居住。这样一来你爸不就少受点罪吗，而且咱们要见他也没那么困难了——虽然见着他也没价值。”

“那我爸呢？放出来了吗？”

“听什么呢，怎么可能。不过姓徐的今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把人给转去精神病院了。”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表面上看是好事，可我担心有猫儿腻。姓徐的说是检察院发的文，但鬼才知道背后是谁指使的。在医院确实好见面，可对方想害你爸也就容易了。”

“害他？我爸都这么惨了，害他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别忘了还有一笔钱呢。”

“钱？”尤尤哑口了。很久才问，“那笔钱到底有多少，值得他们这样？”

尤尤的复仇（38）

“不少。反正多得足以让他们把案子拖这么久。”

“你是说，”她不可置信到有些惊慌，“你是说……你是说我爸之所以还没判，之所以还活着，就因为那笔钱？”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除了阮碧还有大黑手的？”

“他们，他们……怎么会，怎么能这么猖狂？怎么能这么玩弄法律？！”

齐东没回答，只冷笑了一下。

齐东没再请姓徐的喝五粮液，只找间茶馆聊了聊。有用的信息几乎没有，爸转医院是“头儿”（看守所所长）签的字，据说还成了检察院“发挥驻所检察职能、依法纠正违法关押案”的正面典型。

精神病院果然比看守所松了很多，办好手续等到探视日就能见人。在当地等了两天，齐东却改主意不去了。尤尤死活不干，他却粗暴地说：“你想问题就不打弯儿，这什么地方？到处都是眼睛。一直以来我尽量把事儿办得滴水不漏，可也难保不走风声，上回咱们来看你爸，没准儿已经引起怀疑了，所以才会有人走正经司法路子，把你爸弄这儿来。我琢磨着他们是想观察还有谁探视，好把那笔钱的去向引出来，现在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我是为你好。”

尤尤掉着泪珠儿，嘴唇也哆嗦，半天憋出一句：“别装了，你为什么我知道。”

“对，我是为了钱。我费这么大劲，不能因为你一个任性就搞砸了。你给我好好待着，下午的车票，跟我走人！”

说这话的齐东面无表情，尤尤终究没见到爸。

回学校已入夜，身心俱疲的尤尤倒头便睡，丝毫没注意屋里气场的不对头。第二天起来，枕头铺盖竟被泼了墨，收好的衣服也给扯出来扔在地上，再看一屋死寂，所有面孔都板平了瞪她。

尤尤坐直了出口长气，淡淡地问：“什么事？”

她们换着眼神，却不说话，最后寝室长用一种虚假的和平的语气说："格格，上周末老三丢了六千五百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哦？在哪儿丢的？"

话刚出口，女孩子们不约而同"哼"了一声，寝室长脸上有些鄙弃，嘴里仍强作公允："就在这儿，老四说她出去时正好看见你自己回寝室。"

哦，尤尤全明白了。自己几天的缺席造成了最大的嫌疑，也给他人栽赃的机会，此刻一帮女娃已认定她就是贼。她盯着她们，其他人都别过脸，老三哭得我见犹怜。尤尤问老四："你见我拿钱了？"后者明显已鼓足了气，做出正义必胜的架势："我走时你自己进的屋。我越想越不对头，回来就发现柜里的二百块钱没了，就给她们打电话，没想到老三丢得更多。"

尤尤冷笑："我回来时还见你自己出的屋呢。"

"你！"她要发作，还是忍住了，抱起臂来，脑袋微晃，"我不缺钱，可你呢。入学时你家就没人来，搞不准连家都没有，也不知哪儿来那么些钱。我看，不是做鸡，就是偷的！"

尤尤给她刺伤，夺路而出。

她在校园徘徊，最后选丛木槿坐下来。盛夏时节，花开了满树，浅蓝紫的重瓣周遭绕了许多蜂蝶，热闹得反衬着内心的寂寥。尤尤想起木槿也叫朝开暮落花，心里好没意思起来，拿电话拨给齐东，响了两声又挂掉——刚吵过，遇事又找他，未免太没骨气。

短命的木槿不知愁地把花瓣碎了一地，尤尤狠狠地想着办法，一次次克制着找指导员或报警以洗清自己的冲动——她太了解官方处理这类事的常规办法了。无非是排除内贼，把大伙儿一股脑儿带走，分别让写案发时在干什么，最后把笔录集中起来一对一筛，罪犯十有八九就现形了。可这样一来爸的事少不得要说说，这是她决不愿的。

思虑一中午，终于有了些头绪，决定先弄清真相再说。她打电话给老三，约在花园睡莲池见面。不到十分钟就出现了，不出所料地由

寝室长陪同，两人相互搀扶，如临大敌地走来，尤尤不禁一笑。这引起那两个的不满，纷纷现出愤愤的神色。

尤尤意识到自己轻怠，忙收了笑容："寝室人太多，说不得话。我就想知道丢钱那天到底怎么回事？"说时见老三匆匆瞥她，仿佛在说"装什么糊涂"。她也不恼，浅笑着，眼底却凶狠地瞪回去，老三即刻软了，低眉顺目的。她便再问："钱放在哪儿丢的？""就在我柜子里。你知道的，我不常锁柜门，谁想到寝室也这么不安全？"老三说完飞快地瞟寝室长，尤尤知道她是怕再被自己瞪，假作没看见，接着问："钥匙呢？""我向来都插在锁孔不拔的。"

尤尤心说这不找偷吗，嘴上又问一遍："你走时钥匙确实在柜门上，你记清了？"

"自然的。出门前我还从柜里拿东西，完了钥匙就留上面了。"

"噢，老四怎么就肯定是我偷钱？"

"她也没肯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校外的人溜进来拿的，听说最近宿舍楼丢钱丢东西的不少呢。后来发现锁好好的，不像外人干的，老四才想起周末那天的事。而且你……"她把?生咽了回去。

尤尤知道她是指"齐格格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所以此次盗窃有最大嫌疑"，却懒得解释："最近楼里丢钱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老三张了张嘴，被寝室长拉到身后："你一星期有几天在学校，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你知道？你听谁说的？"尤尤上前一步。

"我……"寝室长思忖几下，扬起下颏，"老四说的，上个月她就说过，还好几次让大家小心锁门呢。"老三点头附和，尤尤微微一笑。

天黑前尤尤找老四出来见面，约在学校的迷你食堂，环境清幽，营业时间长，餐点花样百出，最重要是灯光够亮。

如她所料，老四出现得比老三慢得多。尤尤一边等她，一边琢磨她，时不时把想法记下来。这女孩名叫梅淼，本地人，温饱之家，爸

妈大概是工薪族，一般女孩子有的弱点她都有，小嫉妒啦，小心眼啦，还多个小聪明，是那种不细想会被骗、细想了会好笑的小聪明。

梅淼来得悄无声息，到跟前尤尤才发觉，吓了一跳。这当然不能表现出来，尤尤合上手中本子，趁机稳稳气息，从容妩媚地笑着："来了。"梅淼没回答，端着架子坐在对面，气鼓鼓瞪个白眼。看武侠的人都懂一个道理，高手交锋，有形的招数还好，最关键的还是无形的气势。梅淼显然不谙此道，第一回合就毛躁，尤尤抿嘴一笑。

"笑什么？有事快说！说完我走了。"

"钱是你偷的。"

"啊哦！笑话！"

尤尤的复仇（39）

“你不会不知道老三的习惯。她向来把钥匙留在柜子上，上周末我回寝室时也是这样，虽然当时着急，可她柜子就在我柜子上面，所以我习惯性地去看钥匙——我记得很清楚，钥匙不在那儿。我已经问过老三，那一天她走时，钥匙肯定在门上。所以在老三离开寝室和我回到寝室之间的时段，钥匙被人从柜子上拔下来了，而拔钥匙的这个人有最大的嫌疑。”梅淼眉头扭结，要暴走，尤尤抬手阻止了她，继续说，“下午我找学委看过考勤，那天寝室有四个人去上四级辅导班，除了我，唯一一个缺勤的人，就是你。”

“莫名其妙，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否认你有点小计策。知道提前很久放烟幕弹，说有外来小偷，等自己偷钱时借以转移他人视线，露馅后又懂得随机应变，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可为什么拿完钱要把钥匙拔下来呢？觉得留在上面会使人怀疑你？我胆大地赌一句，你还把钥匙上的指纹给擦了——哈呵，你以为是什么，侦探片啊。寝室的小偷小摸，谁会跑来给你取指纹？”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你说证据？这么简单的事哪需要那个。只要所有人去银行打个存取明细单子，立刻一目了然。赃钱有零有整，不会那么巧你最近有一笔不明来源的6500存进去吧？”尤尤紧盯着她，满意地看到那张脸现出一瞬即逝的惊慌，又在那对眼睛左摇右摆着要恢复活力时紧跟一句，“想赶紧取钱毁灭证据？不可能的，别忘了取钱也会打在单子上，更此地无银。”

尤尤看出梅淼慌了，不敢说话，也不看她，指节都搓得泛起白来，就换上软的语气说：“咱们女生用钱的地方多，总有特想买的东西，我理解你当时犯糊涂的心理，也知道现在你后悔了。本来呢，我是一特不爱管闲事的人，老三也不缺钱，你拿了就拿了，权当是杀富济贫，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拖下水。你想想我算什么，我都能看出

怎么回事，如果交给学校，大人会比我笨？本来我可以立刻找老师的，可想起石岩，又觉得怪可怜，毕竟咱们上大学都不容易。”石岩是隔壁班的女生，因为偷看同寝的银行卡密码取钱刚被退学，闹得满城风雨，这悲惨的名字给了梅淼最后一击，她终于抬起头，汪足了泪求助地看尤尤。

次日老三的钱就找到了，在她洗澡回来开柜子时华丽丽地撒了满地，她张大嘴反射性地看尤尤，后者捧本书好整以暇地读。

风波混沌糊涂地过去，小偷的身份成谜，女孩子们对尤尤的猜忌犹疑却较之前更深了几分，约伴吃饭自习逛街都绕开她。梅淼倒是陡然友好，可尤尤淡淡的。

某天齐东来电话，言语中仍是熟得随便，丝毫不像久不联系的样子，尤尤索性也做没事，两人就这么和好了。齐东问起那个响两声就挂的电话，尤尤轻描淡写地说被栽赃偷钱了，那边懒散的声音即刻来了精神：“说你偷钱的人嫌疑最大，我跟你说你这样——”

“不用你啰唆啦。”尤尤走出自习室，来到阳台上，“我都搞定了。”

“搞定了？怎么弄的？”

她看看天色，已经向晚了，食堂烟囱突突冒着炊烟，打完球的男孩子脖颈上搭着背心走过楼下。就说：“你下班了吧？我去找你。”

“不用。我刚从郊县回来，过去捎上你。噢，不用收线了，就快到你们学校了。”

尤尤去大门迎他，不几分钟到了，便挂断电话上车，一边说：“什么捎上我，特意过来接我的吧。”他没答，她贪玩起来，歪了头看他，“别告诉我你真想我了？”他仍不说话，她便也不说话，坐好，手乖乖放在裙裾上。

恰逢下班高峰，市里堵得厉害，尤尤索性摇下窗去逗旁边车里的一只小狗，正神游着，冷不丁听见他问：“怎么搞定的？”就回身对着他，指尖点点头：“用这儿呗。”

“啊？你那里边有内容吗？”

她不理他，自顾自说开去：“第一，你说过，凡是报案的都是第一嫌疑人，所以从梅淼指证我我就知道是她干的；第二，你总教我观察、用眼睛思考，我使劲儿回忆当天自己看见了什么，突然想起老三一向留在柜门上的钥匙莫名其妙消失了，觉得这是个关键，就叫她出来，证实了那天她离开时钥匙还在——老三这人懦弱没主见，一吓唬准说真话；第三，其实听说梅淼造谣楼里有贼时，我就已经很肯定是她，但某人总跟我说什么‘真相是反复问出来的’，所以我特地跑去查考勤，证明梅淼确有作案时间；第四，梅淼为人爱耍小聪明，但难免做贼心虚，所以我把她叫出来，说话一水儿肯定句，用眼见似的事实把她逼到死角；第五，至于说打银行卡存取单子，就纯粹是赌一把了。你不常说套实话有时需要压宝嘛。我想女孩终归胆小，不敢在风声最紧时逛街花钱，也不敢把钱放身边，那大学女生认为藏钱最安全的地方是哪儿？银行嘛；第六，很幸运我押对了，她慌得很，我就乘胜追击用石岩吓她。这下齐活，第二天自己就?钱送回去了。哦对了，我还特地找亮的地方审她——”尤尤突然意识到自己用的都是齐东教的，小得意的讲述戛然而止，声音低下去，“你总说一定要看清对方对我们每句话的反应。嗯，那个……”她不得不承认齐东的高明，可这实在难以开口。

他却没注意：“哈，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不是？我早和你说了。”一边亲昵地揉揉她后脑勺。

显然，齐东是因为她而高兴，尤尤竟有些忽地不平静了。

9

大二开学时尤尤去把床位退了，搬回小破的小屋。小破不理解：“你这是学哪家的雷锋？要走也是小偷走，轮不着你呀。”

尤尤把行李塞进床下，又铆足劲往里踹：“当初让她把钱交出来时说好饶她一命的，她家里不好，她爸总打她妈，不然她一个本地学生

也不可能住校。把她弄开除简单，但人也就毁了，再说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哟嗬，还恻隐之心呢。饶了她，你不怕被开除啊，你屋那些蠢货可都当你是贼。”

“她们？借她们十个脑子也想不通，没证据都扯淡。”

“反正我替你不值。”

“即使没这件事，我迟早也得搬出来，跟她们不是一路人。其实我挺羡慕她们的，漂亮衣服和帅男朋友就是生活的全部了，活得多轻松，多简单。”小破走来揽住她：“哎，我说，过两天我可过生日了啊。”

察言观色向来是小破最擅长的，此时尤尤不禁感激起她对自己失落的体察，便也飞快地换了表情：“我没忘。你想要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到时陪我出去疯就行了，噢，叫上齐东。”

小破的邀请极随意，因此齐东推托时尤尤没在意，只带话给小破说他要出差，她也只轻轻“哦”了一声，没后话。

齐东曾问过尤尤和小破相识的过程，尤尤反问为什么打听，他只说直觉小破人复杂，没后话。

总之这两人，有点怪。

尤尤和齐东，更怪。若说陌生，他们联系得愈加频繁，相处起来像自家人，尤尤连成绩单邮寄地都写上齐东的信箱，更不用提那个两人共有的复仇大秘密；若说熟悉，齐东从不和她说私事，消失起来就人间蒸发十天半月，尤尤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更不用提他的背景经历和秉性了。女孩子在她的年纪，齐东这类男人按理容易引起憧憬，对尤尤，他却只是危险疏离却生死与共的同伙；就她而言，爱情只能是一种甜蜜安全的关系，只能是一段无以言状的情愫——只能是杉山。

当然，杉山只能是珍藏的灰色影子，她甚至不敢认真地想他，会疯。

城市里这个冬天异常干燥，没有任何降雪，明亮的阳光像无处放置的心情一般让人局促，直到寒冷季的尾巴上才现出些阴霾，立春前后竟下了不大不小一场雪，懒洋洋飘了整晚。

雪后的早晨是周末，尤尤被齐东的电话吵醒，叫她起来看雪。她围着棉被跳下床拽开门，亮晃晃一片雪映的白光扑进来，几乎吓到了熟睡的小破。兴奋的尤尤去摇小破，她却只咕哝，背过手在文身处挠挠，拉一角被盖住只穿了条桃红丝裤的身体，又沉睡去。

尤尤只好穿衣洗漱，独自出门，在尚未经过路人的新雪地跑开去，一边又打回去给齐东："出来吧！"那边却像是又睡了回笼觉般地闷闷答不去，她追问为什么，他呵欠着说："看看就行出去干什么，冷飕飕的傻不傻啊，我多大人了。"停停又说，"你过我这儿来吧。"

"凭什么，冷飕飕的傻不傻？"

"我想了想，今天可是个日子。"

"什么日子。"

"整两年。前年的今天，我从夜总会捡了个差点灌死自个儿的傻妞回家，现在这傻妞要过来给我庆祝周末，还要带个金枪鱼比萨当午饭，路上再买张《小女贼》给我看。"

"你！"

尤尤的复仇（40）

他怪笑着收了线。

他们常这样度周末，齐东不忙时就叫个外卖，两人窝在沙发里看一天碟，齐东兴致好的话会做蜂蜜鸡翅，馋得尤尤食指大动：本是惯常的消闲，这天却怎样也不自在。电影看得尤尤昏昏欲睡，比萨面饼仿佛半生不熟，演到一半索性站起来："这欧洲艺术电影狗屁不通我不爱看！我上网去。"进书房，把齐东和他的嘲笑一股脑儿掩在门外。

在网上乱逛，见到校友录管理员批准她入班的申请就顺手点开了看，界面打开的瞬间呆在当地。

有人刚刚更新了班级相册，一大串图片，每张都是雪山，冰原，纤尘不染的蓝天，近景是相拥的一男一女，即使在未放大的照片上尤尤都能一眼认出那男孩。她不愿置信地点开某张，失望至极地看到那安静的笑容，清爽的发尖和迟疑的眼神：果然是杉山。他不是两年前那么瘦，肩膀宽了些，臂弯里的女孩竟显得娇小，冰川清溪很美，人也笑得灿烂，尤尤伤心地逐张翻过。

突然觉得那女孩的脸熟悉得怪，便闭闭眼细细认，不一刻竟认得了，那一刹她惊得真不轻。童年幼稚的恩怨和少年苦痛的记忆也一并，随着眼前这张精致泰然的面孔涌上心头。

她仍然穿着缀了蕾丝结的花绸呢大衣，悉心料理的鬈发美好地蜷曲在手织帽檐边，全心全意地倚靠着杉山，满脸甜甜的笑容——在尤尤，这是终于胜利的笑容，情敌的笑容——安静静。她终于抢走了杉山，在尤尤根本无力的景况下，又把她置于如此无奈的境地，只能虚弱地旁观着他们的幸福。

照片下是同学们寒暄的赞扬和艳羡，照片的主人细细悠悠地写着几笔，半遮半掩地炫耀着甜蜜，那笔触显见是女孩子的。于是尤尤知道了杉山两年前就出了国，寒假时和安静静结伴游历洛基山脉，入住

露易丝湖畔的小木屋，每晚都能听到“桨声滑过楚楚动人的湖面”，至于安静静，也在北美留学中，大致是背了追爱的名义跟去的。

尤尤看着那些文字，渐渐地也模糊了。她终于哭了出来，起先是低语饮泣，很快发展为放声痛哭，她哭得那么伤心，以致根本没在意齐东早进来站在她身后许久。他一直没做声，静静地等到她终于哑了嗓子，才关了电脑，轻轻地把她拉一下。尤尤木然地站起来，跟着他走到门口，待他把围巾一圈圈绕在她颈上时才抬头问：“咱们这是去哪儿？”

“街上。你不是要看雪吗。不过事先说好，我可决不轧马路挨冻。”

雪又开始下了，被交通灯照得纷纷黄黄的，飘在密匝匝的车流之间。尤尤把脸扭向窗外。远处很黑，但又闪着光，这是寒光，几乎透着冰碴的气息，她盯着移动车窗里那双淡淡的眼眸。

齐东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讲起了他的过去，以一种飘忽的置身世外的语调。

齐东的二十岁比通常男孩子过得阴暗，上到一半的大学开除了他，因为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一场酒后群架。他不敢回家，在学校周边流浪着度过了最最破落的半年，他的小妻子就是那时出现的。之后的十年她一直跟着他，陪他再高考，陪他过律考，他们穷过，她不离不弃，常常笑。

尤尤想起齐东带她去过的那个墓地，石碑上模糊掉的灿烂笑脸，顿时明白故事是那种开端唯美结局丑陋的类型，身体猛地激灵，犹豫地问：“Terry……是她的狗吗？”

“她嫁给我时，我什么都没有。第一次律考没过，没工作，那时我很消沉，她抱着Terry搬进我租的半间房，把所有钱都拿出来给我准备二次律考。她连狗粮都不买，每天想法子给Terry煮饭吃。她跟着我，就没谈过恋爱。”他把握方向盘的重心换在左手，点了根烟。尤尤看着那青灰烟气在车厢中缠绕了很久，才听到他说：“你记着啊。恋爱是最

苦的，你不能期待它像美梦一样出来。爱这个玩意儿，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所以，尤其是女人，爱起来遭的罪要多得多。聪明的女人能早点觉悟，不像她，到死都没醒，白白吃了苦。”

尤尤还想问，看着他的表情，最终还是算了。

尽管不承认甚或不在意，齐东仍是尤尤的家长。他的名字自她入学就写在联络卡上，他过问她的饮食起居学习表现，甚至在她心态不稳时还会做思想工作，对齐东的话，尤尤多半是认真听的，两人把这类似情景模拟的关系扮演得有声有色。

唯独少了一点，他们从未像真正的家长和被监护人（或者，打个比方说，父女）那样吵过架，冷战都绝少。虽然客气，不免别扭。

入学之初，新生们都打了鸡血样的，把各级学生会百种社团恨不得都钻进去，迷失在无数无聊的面试和活动中。尤尤没在意过。她还要上班，况且，她的心思在别处。同龄孩子在校园政治中闹的笑话曾经无数次成为她和齐东之间有趣的话题，齐东每每给出的批语都是“幼稚之极”。大二时学生机构改选，热闹层出不穷，尤尤同班甚至有女孩子为争个芥子小官挠破了脸，八卦给齐东听，他大笑后有些鄙视：“好好的清净姑娘，学成国贼禄蠹了。”尤尤听着耳熟，事后翻书，果然是贾宝玉说过雷同的话，就找着笑他：“你不是最瞧不起男人看红楼吗？原来这么熟，你这人，没劲。”齐东正对着镜子自己剃头，被她一笑差点儿拉个口子，回头就骂一嘴：“小兔崽子，给我留点儿面子会死吗？”

就这样嬉笑的两个人，终于爆发了一场争吵。

四月的某天热得反常，尤尤所在的小组值日，卫生区在别的校区，需坐校车过去，是操场尽头一块没平过的土地，周遭半棵树也没有。出门前的阴天造成错觉，尤尤穿多了，干活时只能望着远处轻薄短小的姑娘们暗暗郁闷，半途偏偏放晴，日头下头晕脑涨地扎破了脚，血黏糊糊爬在鞋里。她骂着瘸着回校本部，正在医务室包扎，齐

东电话来了："在哪儿？我们在凯悦，你过来吧，快点儿啊。"声音有些醺然，不给尤尤说话已挂了，再打时却接不通，大概喝得兴奋过度了。尤尤只好换了衣服鞋子匆匆赶去。

当时正是交通高峰，只好去搭地铁，途中心情越发的糟，出地铁口时已降到谷底：天气在抽风，横穿半个城的时间，竟已从浮云白日变得雨密风疾，气温降了少说三度，雨水钻进鞋子弄湿了伤口，脏脏的疼。待到透湿的她走进包间，齐东只说句"怎么这么慢"，看也不看她就忙着介绍一桌的显贵。尤尤茫然地微笑，那些头衔她听不清，只看见所有面孔都吃得汗淋淋红彤彤，人人顶着肥圆油亮的大脑门。她听话乖巧地敬酒添茶，一面渐渐觉悟到自己的渺小尴尬：人家一通电话招之即来，然后做着不知所谓的表情和应酬，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个"尤尤"或"齐格格"是哪根葱。

酒过几巡，她渐渐烦躁起来，抓起包和外套出了门。走不远被齐东叫住："去哪儿？"

"回去。不想陪你疯。"

"你说什么？"

她回头狠狠瞪他一眼，他周遭瞧瞧，拉着她到走廊尽头的平台，把她安置在一个极宽大的真皮沙发上，用力很大，踉得沙发甑甑响。她依旧不做声，他只好训道："你中的是什么邪？这些人很重要的！谈得拢的话就可以——"